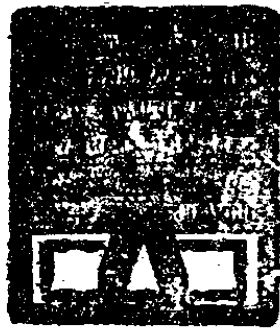


新文選

舒沛泉編

前導書局

新 文 選



桂 林 前 導 書 局 發 行

目 次

衝鋒歌……………方之中……………一

南開萬歲……………南方……………三

憶南大……………謝 洛……………一二

黃帝江邊……………虹 羅……………廿三

粵勇敢沉……………未 央……………廿四

等着吧，勝利是我們的……………豐 干……………廿五

保衛祖國……………柳 信……………廿九

婦女們，都站到了民族的戰線上……	王 島	……	冊一
中國之不可屈服……	宋慶齡	……	冊五
上海戰歌……	王統照	……	冊七
不要說失敗……	嘉 樹	……	四零
慰勞傷兵歌……	何家槐 孫 嶺	……	四二
空軍戰歌……	任 鈞	……	四四
二百條魚……	馮玉祥	……	四八
如是我聞……	華	……	四九

趕快動員一切民衆……………張健甫……………五四

前線歸來……………郭沫若……………五八

展開我們的文藝戰線……………茅盾……………六九

十年回憶……………Helleb Abend……………七二

別動隊來了……………張春橋……………九九

英作家韋爾斯預言中日戰爭……………蕭蕭……………一零五

炮火頌……………任鈞……………一零九

消滅敵人歌……………柳柳……………一一零

慰勞受傷戰士歌……………許廣海……………一一一

寶山姚營的報國砲城……………大晚報……………一二四

贈中國男兒……………大公報……………一二六

衝鋒歌

低打嘯低打嘯低低低——殺！

低打嘯低打嘯低低低——殺！

拋却妻和子，

拋却爹和媽；

不怕大砲轟，

不怕飛機炸。

我們擊打刀和槍，

對敵敵人殺，殺，殺！

低打嘯低打嘯低低低——殺！

低打嘯低打嘯低低低——殺！

今日搶城市，



明日佔關卡，

殺害我同胞，

摧燬我文化。

我們要用血和肉，

對準敵人殺，殺，殺！

低打嗒低打嗒低低低——殺！

低打嗒低打嗒低低低——殺！

無力就出錢，

亡國便亡家；

不能再退讓，

不甘作牛馬。

我們合力衝上去，

對準敵人殺，殺，殺！（上海立報）

南開萬歲

南友

渤海之濱，白河之津，巍巍乎我南開精神！

汲汲屢屢，月異日新，發煌我前途無垠！

美哉大仁，誓勇真純，以鑄以陶，文質彬彬。

渤海之濱，白河之津，巍巍乎我南開精神！

——南開校歌。

世界教育會議，本年定在日本舉行。（我國因日本濫用地主之權，聲約僞滿參加，已拒絕出席）當世界各國教育名流萃於遠東的時候，日本軍，毫無忌憚地，有計劃地轟炸了中國著名學府之一，天津私立南開大學，和他的母體——南開中學。使各國教育家，以往不會看見一二八日軍炸燬滬上東方圖書館的人，此次得以看見這所謂文明國家的野蠻暴行，重新在世界文化史上，平添一樁鄙行，在人類光榮史上，增加一段醜史。

七月三十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先生對新聞記者表示：此次敵人轟炸南開，被燬

者爲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三十一日大公報星期論文上黃炎培先生也說：儘你們兇狠，能毀滅我有形的南開大學的校舍，而不能毀滅我無形的南開大學所造成的萬千青年的抗敵精神，更不能毀滅愛護南開大學的中華全國億萬民衆的愛國心理。……

誠然，張伯苓先生自從親自參加甲午戰後失敗之後，認爲要救中國，非由教育上入手不可。從那時起，張先生矢志從事辦教育，到如今四十四年，而由他一手造成的南開學校，中學部今年三十三週年，大學部今年十九週年，女子中學部今年十五週年，小學部今年十週年。由不足十個人的私人學館，到今日大中女小四部三千的學府，突破多少艱鉅的難關，不受任何勢力的影響，所以能有今日的成績者，這裏面有一種堅強的動力，一種貫徹始終的精神，由張先生所創造領導，萬餘學子熱誠接受並擁護發揚的南開精神。

南開精神是怎樣的精神，不是一言一語所可包括的，也沒有規定的成文信條。但南開精神是張先生所創造的，撫育的，養成的，因此我們可以由張先生平素的言行裏觀察

出張先生的根本精神，再進一步描演出南開的精神。在此，我們必須認清一件事實，就是，沒有張先生，沒有今日的南開學校，沒有張先生的精神，自亦無從產生南開的精神。

張先生原是學海軍的人，甲午之戰，先生親自參加。戰敗之後，當時朝野人民，多以爲中國之敗，是敗於政治制度之不新，軍火器械之不良。張先生則以爲僅政制的改良，器械精利，仍是治標的辦法，我們固然需要好的政治，而我們更需要創制好政制，和能充分使用好政制的人。我們固然需要精良的器械，但我們更需要創造精良器械和使用精良器械的人。而要造這種人才，惟有從根本上，用教育的力量，來提高民族文化。張先生四十年來，夙興夜寐所不忘，宵旰勤勞以從事教育事業，完全由這信念出發。張先生的精神，是澈底改造的精神。

辦學伊始，以及歷年擴大發展的中途，每每感到人力物力財力的缺乏，因之困難叢生，然而張先生幹下去。北伐成功以前，北方政局多少次的變化，四十年來，中國教育思想和理論，也一日三遷，然而張先生毫不受這些龐雜勢力的影響，仍然幹下去。困難

以來，平津在敵人控制之下過了幾年，而南開學校又適在日本營房兩邊，屢屢遭受無理的威脅和干涉，然而我們的張先生不爲所動，領導着三百老壯同人，三千幼少學生，仍然直幹下去。並且使南開大學在救國運動上，佔有和北平北京大學同等的位置。到今天南開大學中學已因敵人的嫉妬而被轟炸成一片瓦礫了，我們知道張先生仍然在幹下去，不久的將來，要給南開創造一個燦爛光明的新的生命，張先生的精神是堅定不移，專和惡潮流暴風雨抗戰的精神。

張先生成功有很多年，意外功名利祿的機會，不知遇到多少。作者曾記得一次天津市長的位置，送到張先生門上，各報紙也已登載着新市長的照片，但張先生到如今仍只一個南開學校校長，始終不會在官場中過生活。南開學校由幾間小房子已長到擁有千百萬金大建築的文化機關，而張先生的住宅，仍是一所平房，平時大布衣著，出入一輛人力車而已。有一次，張先生對學生說：『我沒有財產，你們就是我的財產。』是的，張先生平生的精力都消耗在培植人材，教育學生的事業上，那麼這一個個汗澆澆南開的青年，除了是他們自己的父母的子女而外，不是張先生的財產是甚麼？張先生雖沒有多少

田房隴畝，但他有一萬以上的中年青年學生，做他平生心血的寄託者，做新中國各界的奠基石，張先生是中國第一大富人——張先生的精神是熱誠的，大公無私，專為國家社會服務的精神。

四十年來，張先生在南開實現了不少教育制度或方法上的改進，在全國各學校中，始終居於倡導提推的地位。張先生十幾年前，首先從事開發東北，輸送多少人材，幫助多少力量，去鞏固我們東北國防上各方的建設，一直到東北淪陷為止。近幾年來，張先生又復開始參加改造新的四川，預備把蜀中優秀的青年，施以完美的教育，使他們成為新中國的基礎分子，於是劈荆斬棘地創設了南渝中學，把南開的風氣，帶到西南。現在這偉大而艱難的工作，又著著實現了。張先生四十年來，始終是在創造着，開發着，領導着。張先生的精神，是創造的，開發的，領導的精神。

作者是纔離開中學不久的南開學生，以年紀之青，認識之淺，筆下所能寫出來的當然未足以當張先生精神全部之十一，然而作者相信這是張先生四十年來事業成功的基礎。四十年了！張先生用誠懇的態度，熱烈的感情，堅定的毅力，把他的偉大灌輸給南開

的同人，灌輸給南開的學生，造成了南開的精神。這一批一批的學生，又復帶着南開精神，回到他們的家庭，滲進了社會。四十年了！中國現在在文化界，實業界，政治界，經濟界，及其他各界的領子間人，不知有多少是南開的學生，受過張先生的教訓和感化。而這些人又不知教訓感化了多少後生。四十年了！南開精神深深地，普遍地，散佈在中國社會裏，永遠不能磨損，毀滅！與國家同慶，與民族共存！

南開有如此的精神，才有今日對社會文化學術上的貢獻。也就因此引起敵人的嫉妬，處心積慮的破壞，於是藉華北事變的機會，以爲抗日運動的根據地爲口實，最先施以轟炸，繼之以縱火。這中國最大文化機關之一，就這樣地慘遭毒手！

然而，南開物質的燬滅，是可以恢復的，南開精神的繼續發現存在，是不能燬滅的！未遭轟炸以前的南開精神，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光榮，被轟炸以後的南開精神，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光榮。根據以爲南開學校每遭一次挫折，事後必發展一次的經驗，我們可以預測南開光明的未來！

南開是張先生自午戰後的刺激而創設的，所以南開自有生以來，就是抗日的。理

的南開是破壞了，然而三年，五年，十年之後，我們將看見四十年來張先生抗日的結果——敵人的毀滅，中華民族的復興！

附南開大學簡史

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津邑紳嚴範孫先生設立私塾名嚴館。

一九〇一年，津邑紳王奎章先生亦設一私塾名王館，各十餘人，皆聘張伯苓先生為教師。是為南開學校之胚胎。

一九〇四年四月張嚴二先生赴日本考察學務，歸國後，決設中學堂一處，遂于是年十月十七日成立於嚴宅，稱私立中學堂。嚴氏捐助校具及改建費，王氏暫捐助理化儀器書櫥書桌等，更由二氏擔任常年經費，張先生擔任監督。後更名私立敬業中學堂，旋復更名私立第一中學堂。是為此後二年中事。

一九〇六年鄭菊如先生以南開水關旁隙地十餘畝捐助本校，復以大廣公司作梗，乃獲地於電車公司後約十畝。本年秋建東樓北樓及圍牆小房。一九〇七年二月，學生遷入新舍。五月建大禮堂。七月張先生赴美。一年後，先生返國，更校名為公立南開中學堂。

購地三十畝，建飯廳（後改爲第二齋舍）及盥洗室等。

武昌革命，校務停頓。民國元年，改稱南開學校。監督改稱校長。

一九一三年建北樓。

一九一四年，直隸工業專門學校及北洋法政學校併入南開學校。

一九一六年增設英文專科及師範班。並購毗連校地之曠地六十畝。

一九一七年，學生滿千人。校長赴美研究教育，由張蓬春先生代理校長。七月，南運河決口，南開被淹。暫借青年會，勸學所，學界俱樂部等處房舍，繼續開課。十月，全校遷入河北法政院。

一九一八年，七月遷回原址，校長張先生及嚴先生由美返國，着手組織大學部，建西院宿舍，後爲二齋及土木工程室。

一九一九年，大學部成立。建南樓爲大學校舍。建中樓。十月十七日舉行十七週年紀念會及大學部成立會。

一九二〇年，董事會成立。

一九二一年，師生百人假香山慈幼院開會討論全校興革事項是爲香山會議。

一九二二年秋，施行三三制，辦暑期學校。

一九二三年春，決議設立女子中學部。五月建西樓。八月大學部遷往八里台新校舍。九月，女中部成立。

一九二五年十月，建女中新校舍。

一九二六年女中遷入新校舍。十月十七日舉行廿二週年紀念，及女中部新校舍大學部科學館落成典禮。

一九二七年，校長自東北考察返校，組織東北研究會。列社會視察爲必修科。校內實業公司改組爲消費合作社。

一九二八年秋，小學部成立。暫租六德里舊女中學舍開課。九月募款委員會成立，校長赴歐美募款。

一九二九年三月創辦人嚴範孫先生逝世。是年適爲廿五週年，各地校友曾紛紛成立，並由本校同學捐資建築科學館，名爲範孫樓以紀念嚴先生。

一九三〇年建範孫樓及小學校舍。十月落成。

一九三一年，全校師生加入消費合作社爲社員。

一九三二年，校中建工廠。

一九三三年，爲援助抗日將士，組慰勞團。

一九三四年瑞廷禮堂落成。秋，女中新宿舍落成。十月舉行三十週年紀念。適一九

三五年春，爲校長張先生六旬大慶，乃有三六募款運動之發起，所以紀念學校與校長也

一九三六年，三六募款成功。秋九月，南開之兄弟校南渝中學在重慶沙坪壩開學。

一九三七年春，在南京籌建校友分會會所。發起三七募款，籌建二南小學。七月，

日本再度進犯華北，佔據平津，以預定計劃，轟炸大學，中學兩部，全成灰燼。小學女中亦波及火毀。三十日，張校長在京談話，謂已着手籌備再造新南開。

以上所記，略於大學，而側重中學，實因作者對大學之發展經過未能找到記載所致。然南開中學實爲早年學校各部之主幹，歷史最久。吾人讀此，對於此偉大學府之產生滋長，及主其事者之經營奮鬥，均可窺其大略。爰附文後，供讀者參照。

藉資永念。(國聞周報十四卷卅二期)

憶南大

謝洛

七月三十日大公報：『天津二十九日下午十時接專電：『南開大學遭日軍炮擊，於下午三時起，負責當局於起火後，始愴然離校。秀山堂，圖書館，文學院，理學院，課堂，秘書處，註冊課，男女生宿舍及教員宿舍均被燬。日軍企圖燬滅我文化機關，有預定計劃。聞日機先在南大上空飛翔甚久，投一紅旗於秀山堂樓頂，旋即以此爲目標，連續炮擊。』

六月二十三日，我在天津南大畢業，而於七月二十九日，母校便被日軍殘酷的破壞。置身江南的我，得知這個消息時，真是悲憤莫名。

教育了我四年的學校被燬了！四年來，母校對我的栽培是這樣的豐厚，當她在爲暴日所燬的時候我不由得要把她留在我腦海裏的印象記一些下來。日後，南大終究會重建的，一如中華民族終究會恢復她往古的光榮。我願我這篇回憶，不僅表達出我和千萬的南開校友對母校被燬的懷念和追悼，還願給將來母校再造時，作追想她在未被燬前的姿

容的資料，以紀念日軍這一番暴行。

南大是塊美麗的園地

南大是天津惟一的大學。（北洋女師學校，皆獨立學院，非大學。）同時，南大是天津素負盛譽的名勝之一。每個初到天津的遊客，莫有不到「八里台大學」一遊的。現在，如果遊客還能夠到八里台去的話，他們只能看到一堆堆的燼了！

四年前，我由北平趕到天津，向我考取的大學報到。當車夫把我從天津市區拉向八里台的時候，我在車上看到異樣美麗的景色，不禁歡讚：「好個出色地方！」

那時是九月初旬，緊貼在八里台大路右手橋子河裏泛着一兩艘極速的小船，河外就是盛開着荷花的蓮塘。路左，又是油綠的將熟的稻地。在這紅綠並綴有的眼界之外，是清晨的碧天。這一派清秀的鄉景就是南大校景的前導，車子越近八里台，荷花的香色越濃，末了，車夫指着那幾幢聳立在林蔭上面的紅樓向我說：「先生，你的大學到啦！」我聽見這話時，真是說不出的歡喜。

南大坐落在橋子河的右邊由一座水泥建築的「大中橋」接到八里台大堤。在大中橋站

上一直望下去是一條單把長筆直的大中路。路面由煤渣礫石，既舒適又經濟，是一條典型的「南開」路。圍着大中路的是兩行垂柳，柳牆之外是洩水溝，幾座小塘填成的水泥橋便把那些完全是由葦塘填成的陸地接聯這條大中路上來。

在大中路的極西頭，建着一座小茅亭，城在亭子裏，可以看見村舍裏農民的耕種情況。過來一些路便是一片運動場和貼着操場建築的兩座男女生宿舍。再過來一些，路北是尙未填平的葦塘，路南是校外的稻田。再過來一些，抱着大中路的中腰的是兩個蓮塘。北邊的蓮塘裏被大中路插進一個半島，半島上也有着一座茅亭，亭子裏立着一方石劍，但是亭額却叫「賞蓮」。賞蓮亭隔水望着木齋圖書館——就是那座天津第一的圖書館。路南的蓮塘裏呢，也伸進一個半島，這個島上却站着李秀山將軍的銅像；他的左邊（蓮塘的西岸）便是他捐築的秀山堂大樓，他的後邊（蓮塘的南岸）便是思源堂，南大的科學館。秀山堂的左下手是芝琴樓（女生宿舍）右下手是百樹村（職教員宿舍）。在思源堂左手一溜是化工鍛金，金工，機械，電工各科實驗所。這些都是一律的赭色小平房，外觀極其整潔，實驗室之北又是教員宿舍，叫做新村。新村的外邊又有一座小樓叫新樓（獨身

教員宿舍)，這時已到大中橋口了。

這些錯落佈置的建築，整潔肅穆的校景是不難使一個新來者發生過份的好感的，然而，你如果在南大住上三四年，你會比新來者更加歡喜南大。

天津是一個繁盛的商埠，也是一個醜惡的都市。天津市是喧囂的，污濁的，但是處於津南的南大却是異樣的清靜。

春天的時候，沿橋子河的桃樹全開花了，南大的大中路也披上了綠衣。愛打扮的女生，試着新裝，在校園各處趕太陽，或者坐到紅紫枝頭的花壇裏。傍晚，妍裝者佇立在芝琴樓前等候她的女伴，樓畔已是香色四溢的桃花便加倍的鮮艷了。

五六月的时候，圖書館右的芙蓉林撐上了緋紅的傘，引着人抱着書本坐到他下面去。

入夏，南大被包圍在槐柳的濃翠裏，蓮塘裏開滿了花。這時是暑假了，校園裏靜闐無人，留校的學生多在男生宿舍後的天然游泳池裏避暑。黃昏熱退，大中路上再陸續出現着青年男女，有的渡到大中橋上，看遊艇貨船的來往，有的賃一隻學校裏的小船，盪

漾到校後的湖心亭去，不但能飽受涼風的吹拂，且能順便採擷幾支荷蒂和蓮蓬。另有一些，在校內的小徑裏散步，渡過小木橋，穿着垂枝柳，拜訪蠟生園（金魚蓄養處），把午日的炎汗讓優閒沖淨。

秋季裏，男生宿舍前的大操場上擠滿了人。意氣飛揚的男女在玩着球類和跑跳。

晚上，圖書館的閱覽廳裏塞滿了座客。兩間敞大的廳房，便是南大學生藉以消化他們所學的所在。閱覽廳四壁堆滿了寶貴的參考書，雜誌間裏，總有學生住足。間或有幾個攻苦倦乏了，便下樓轉到館後的北極亭去舒散一下。

冬天到來時，雪往往給南大的建築物佈置了一個出色的背景。樹枝禿落了，田裏，塘裏，全是白雪，在這浩然無涯的白堊板上浮雕出五座巍巍的楮樓，巨人一般，佇立在飛雪的交暴裏。

秀山堂前的蓮池現在正好作成冰場，上面常時夾馳著不畏風寒的男女。冰球場裏有時舉行着熱烈的比賽，有時有化裝滑冰表演。倏晨時光，初學者已穿上冰刀乘無人時作新手的習步了。

南大是塊四時咸宜的好地方。然而，現在是完了。栽培過萬千青年的課室，吐過萬千青年的閱覽廳，挽留過萬千青年的宿舍，那草場，那葦塘，那桃林，那魚池，空了！一切！一切！

南大是日人的眼中釘

南大的天然環境雖是那末優美，但是環繞她的「人間」却惡劣萬分。

八里台大路的北端是海光寺，離南大只有四里。海光寺蹲踞着一座發聾的砲壘，卽是海光寺日兵營，那是天津安危的真正核心，華北治亂的掙縱所。這所日兵營天天有近萬數的人衆出入。

南大西北角不到一里遠有日本的飛機場。在上課的時候，那裏的飛機會飛到南大的上空環繞幾匝。隆隆的機聲，震顛了各課室的門戶，師生的心裏也漾起無名的悲憤而中斷了講演。

清晨，白晝，深夜，八里台的居民常常聽得見機槍鋼砲的轟響，那便是日軍在作擾亂人心的野外演習了。

這些日軍有時也要光顧南大一下，他們隱身在林間，匍伏在溝壕裏，或者蹲藏在牆腳邊，彼此對着瞄準，演習他們的巷戰，不管地主叫是怎樣憎惡。

但是南大的人們，對於這些是作何答覆呢？

南大每年舊生歡迎新生的迎新冊封面上，老是題着這麼一行字：

南開是中國人爲謀中國的生存而辦的學校。

是的，南大便是一所中國人爲謀中國的生存而辦的大學，同時日本人恨的也就是這一個。

南大校長張伯苓先生是個不折不扣的「團結主義者」，南大的職教員是認真切實的教育工作者，南大的學生又是抗日運動的先鋒隊。總起來，在日人的眼裏，南大便是一所抗日的學校。

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前，南大就有東北研究會的組織。長城之戰時，南開全校發起過戰地服務團。綏遠戰事起，南大學生努力捐款，三小時內，爲前方將士募得四千多元。前年十二月，南大學生爲反對冀察的偽組織，南下請願，被阻滄州，忍受了四天的

飢寒。去年五月，爲反對日本增兵華北，南大聯合各校的學生發動了「五二八」的反日示威大遊行。凡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認爲於他不利的舉動，南大的學生都搶着做，領導着做。

南大在天津的地位，一如清華在北平，始終是學生運動的領導者。今年，天津各界以南大爲主幹發起了一個拒私簽名運動，給了走私者一個無情的打擊。南大學生差不多每人寫過一封慰勞緝私關員的信。有些學生，利用他們的社會關係，作過私貨調查的工作，並向販私者致嚴重的警告。天津學聯並且委托南大學生籌備私貨展覽。

天津有一個私人組織的民衆義務教育團體，叫做業餘教學團。這個團體由熱心義務教育，有民族意識，且肯真正埋頭苦幹的青年組織而成。他們向各方募集經費，犧牲自己的時間和金錢作學校裏的教員，便這樣，在天津的四鄉開辦了七處鄉小義校。這些小學的學生，有成年農民，有小孩，也有婦女。課程有國語，新文字，算術，史地常識，和時事談話。藉着教育的力量，民族的觀念，日本侵略中國的史實，華北的危機，和抗戰的必要，一一地灌進了鄉民的心裏，使他們生出被壓迫着的覺悟和抗日的熱情。間或教員

爲娛樂他的學生，開一個游藝會。在這游藝會裏，種有國防話劇的演出，有宣傳抗日的演講，也有農民自己的合唱。黧黑的老農，纏足的婦女，精光赤膊的兒童，一齊唱着先生教給他們的『九一八小調』，『義勇軍進行曲』，和『抗敵歌』。

支持這個意義重大的義教團最有力的就是南大的學生。義教團的課本是南大學生編印的，經費由大學生捐助的居多，並且南大學生在裏面負指導的責任。

北方最近崛起了一個愛國青年組織的團體，這個團體非政黨，却比任何政黨，更有力量，更有廣大的羣衆，他是聯合戰線典型的運用。這就是『民族解放先鋒隊』。『民先』的工作是促成國內和平，國外抗戰。華北的各種運動，差不多都有民先的隊員在裏面發生作用。因爲民先組織的完密和隊員的積極，牠對於侵略者是一種具有強大威脅性的民衆潛伏勢力。

民先全國總隊部裏有兩個負責人是南大的學生。民先的天津分隊，以南大學生組織的支隊爲主幹力量。北平的民先提高了二十九路軍抗日的情緒，天津的民先專門打擊漢奸的活動。

總起來，南大的學生在北方的愛國運動裏佔着重要的地位。他們受着愛國的教育，他們有着愛國的熱情，學校當局又不加給他們以無理的壓迫，他們怎麼會不那樣極地幹呢？

南大學生罷課的時候最少，而工作的成績最多

上課的時候，他們靜心的聽講，自修的時候，鑽進圖書館，而在工作的時候，却夜以繼晷。外表上，他們是用心讀書的好學生，實際上，他們是熱烈的愛國運動的工作者，不屈不撓的抗日戰士。

南大的師生既然在抗日上，意思是這樣的剛勇，日本帝國主義那得不把南大看做眼中釘。他們加給南大的罪名是：學生抗日，是共黨，教職員不阻止學生抗日，更是共黨，日軍既是防共的先鋒，當然要把南大摧毀淨盡了！

南大精神不死

這樣，在七月二十九日日軍便把這素來嫉視的南大轟成火燼。

津南的名勝，天津惟一的大學，化爲無有了。如果旅津的遊客現在還能有機曾到八

里台一遊的話，他們再不能看見那座綺麗的園地了。他們只能看見一堆堆的砲灰。

南大毀了，但是我，和千萬的校友，不會滴出傷心的淚。整個民族都有生死關頭的時候，一個學校的存滅及何足顧惜。我有的只是憤恨和母校復仇的決心。

文化毀滅者，人類大敵，和平破壞者的日本帝國主義，是要把一切中國人爲謀中國生存的建設轟燬的。但是，勝利終久會屬於我們！

華北已在敵人鐵蹄之下了，華北的民衆一定會起來向敵人搏鬥。我已預覺到南大的同學在這場搏鬥裏成爲精悍的戰士。敵人奪走了他們的學校，他們便要以鐵血來還報。滿腔的熱血，不是砲彈所壓制得下去的。他們要把敵人驅逐出去，重建他們的校園！

南大的精神不是死的！中華民族復興之日，也就是南大再造之時！（國聞周報十四

卷卅二期）

黃浦江邊

虹淵

在黃浦江邊啊，

失掉了一面朝日的旗幟；

在黃浦一邊啊，

日本的砲聲

喚起了：

中華民族的解放意識！

啊，起來啲！

血染了黃浦江邊的土地，

火燒了黃浦江邊的民居；

啊，起來啲！殖民地的奴隸！

在第一道國防前線上！

把敵人打還故里！（上海大公報）

要勇敢沈着！

英國聽者週刊的記者記被圍一年以上馬德里居民的談話說：

朱●
大●

「說不定我們也許在這里被擊斃，但是我們終久是要死的，我們就是能夠活上幾百年，也不容易碰上像我們今天躬逢其盛的這種驚天動地的大事，我們不打算離開馬德里，我們也不打算使我們子孫離。這兒，那樣一來，他們便不會饒恕我們了。」

因此，英國聽者週刊的記者盛稱馬德里人民的美德，贊美馬德里人民的勇敢。

我覺得，這幾句話，在上海戰爭發生以後的居民，是應該記着的。

我們看看，上海戰爭爆發以後，在時間上說，不過是十多日，在程度上說，不及馬德里戰爭的兇狠，可是，上海的市民在十天幾天所表現的只是混亂，不安。

記着馬德里居民的話必要鑄定，沉着，勇敢。

民衆的混亂可以影響到前方的軍事，那樣一來，不但是對不起國家民族，也對不起我們的子孫了。（上海大公報）

等着吧，勝利是我們的！

豐子

幾年來——

我們失去了廣大的土地，

我們的財產和自由被剝奪，

我們的同胞被無理屠殺！

幾年來——

仇恨在心頭燃燒，

熱血 潮水一般洶湧，

誰都有一條沖死的心……

二。

終於，盧溝橋點起了——

全民抗戰的導火線，

英勇的弟兄們高喊着：

「盧溝橋是我們的墳墓！」

終於，古城引起了波動，

天津的無辜民衆，

遭到慘烈的殺戮。

而上海——這東方的城市，

也爲三十艘戰艦所威脅。

這是什麼時候了？

我們應當

——起來！全民族起來！

——抗戰！寧死不屈地抗戰！

三。

我們的最後關頭已經來到，

半年——

一年——

二年——

我們只有長期地和那
侵略的魔鬼週旋。

全世界的人士，

都知道——

正義在我們的這一邊。

你看，黃浦江上的血戰，

八字橋上的衝鋒和包圍

也表現了我們作戰的英勇。

如今——

四萬萬五千萬人，

連成了一條決死的心。

我們只有前進，

我們的心只有決鬥；

我們的槍頭對準敵人咽喉。

要是敵人侵占我們土地，

決心要爲祖國戰鬥；

要是誰擋住我們的進路，

粉碎他一個不留！

×

×

×

×

×

看準行列向前走，

挺着心胸不回頭，

我們的歌充滿世界，

我們的人好像洪水奔流。

要是敵人踐踏一草一木，

決心要爲祖國戰鬥；

要是誰擋住我們的進路，

粉碎他一個不留！

×

×

×

×

×

團結中國老百姓，

我們是兵是工農，

我們的意志是堅決；

我們的刀使得敵人發抖。

要是敵人不交回土地，

決心要爲祖國戰鬥；

要是誰擋住我們的進路，

粉碎他一個不留！（上海立報）

婦女們，都站到了民族的戰綫上去！

王島

這是一座上海中等人家所聚集的中等衛堂。你可以設想到在平常的日子里邊，每當溫靜的正午，和沖淡的黃昏這里是有著怎樣平靜的景色。而那些太太和小姐們的紅綠旗袍，不時從赭色窗簾中傳送出來的披阿娜的聲音，又怎樣點綴着這衛堂的雅緻。要不是日本××主義的飛機，大砲和戰艦的橫行侵略，要不是中京那法西斯的軍人，對於中國大眾的屠殺行爲，你又可以設想到這平靜的，雅緻的弄堂，永遠是那麼平靜和雅緻，可是，八·一三的砲聲響了，上海第二次捲入了抗日的戰爭漩渦，無可避免的，整個上海都跌到戰時狀態之中了。

於是：平靜的弄堂，再也不平靜了。

雖然沒有難民在這裏寄足，弄堂的巡捕是那樣留心地看守着這門戶。每一個住家差不多都把門關上了，除了一些男人有了非到外邊去不可之外，太太和小姐們都株守在家裏。株守的日子是很不容易過去的，便回想到上海沒有打仗以前，他們常常湊了伴上瑪羅或者三大公司去買東西，到沙利文去吃點心，要是時間湊巧，還上大光明，南京去看電影。夜裏，如果有興趣的話，就陪人家上跳舞場去。這是何等愉快的生活！現在呢，

一切都在戰陣的翅下暫時消滅了，一個從外邊回來的男人告訴她們：所有的電影院都釘上了木板，掛出暫停開映的牌子。跳舞場自然是關門了，而三大公司也冷落得怪可憐的，同時，男人也會告訴她們：現在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了，無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該盡一點力才對。是的，即使你是一個小姐，也不該忘了你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呀！

很快地，弄堂里興奮起來了。

太太們，小姐都互相地討論着：『我們就盡最低限度的努力，來幫助前線的兵士吧。』她們發起了弄堂募捐。十五分鐘之間，小小的婦女募捐隊成立了，拿了一本輕便的簿子，和一支水筆，她們去敲每一家的門。

『太太，我們來捐款到前線去的，』這麼述明來意。『上海的英勇抗日戰爭開始已十天了，現在我們已經將敵人打得七零八落，跪地求饒，但是，這還不見我們所期望的最後的勝利，我們要奮鬥下去，你看，這簿子上已經寫上不少捐款的人的名字和數目了，太太你捐多少呢？』

『有沒有吃的穿的要捐出來？』另一個補充着。『後方的傷兵也守着衣服穿哩。』在民族危難之前，人與人之間是一點隔膜也沒有，親愛得如同姊妹。自然，每一家都要捐的，盡能力地捐出她們所有的物件和錢，只一個下午的工夫，二百多元就送到一家報館代收，匯寄給前方去了。

夜裏，在那綉緞的燈罩下面，常常圍住一羣女人，聽一個從醫院看護出來的小姐講時事。聽到我軍攻陷了灤山碼頭，她們就不自禁地喜悅得互相投着賀喜的目光；而那位小姐述川傷兵的故事來使這些女人流淚。你聽到那前線上出生入死，受了傷還不肯退，在醫院里傷還沒有完全好又鬧着要回前線去……這驚天地，泣鬼神的奇蹟，你不會感動麼？

有的就問道：

『×小姐，你在那里看護傷兵，不太辛苦嗎？』

『辛苦？她很有意思地笑了笑。『這不是我們嫌辛苦的時候啊！』』
另一個就說：

「你原來是一個嬌養慣了的小姐，現在居然天天跑那麼多路去當傷兵看護，這也有點出乎意料之外。你媽媽整天一心有你哪。不過，替民族盡力，這是一件誰也不敢阻擋的事，所以，我到你媽媽說，要是我有這樣一個女兒，我該多麼光榮！」

「太太，小姐們，憑着大良做事吧！」

夜深了，大家都疲倦起來。各自散歸以後，那在燈光下的小姐還在冥想今天從前線逆來的戰士，他們是那麼結實而英勇，比起從前纏在自己旁邊的少爺們，率直而且可愛得多。只有獻身到民族解放的戰線上去，這是一條決心要走上去的路。(上海大公報)

中國之不可屈服

宋慶齡女士著
陳長華譯

——節譯八月美國論壇月刊——

依吾觀點說來，我目前之最重要問題，厥為實現孫總理民主政治之遺教。總理領導國民革命，曾授吾人以民權，民族，民生三人主義，此三者皆為民主政治之構成工具。不幸連年內戰，國土慘遭蹂躪，於是有識之士，咸請求停息內爭，孰意竟招致敵人之

願怒耶？

蔣委員長終能阻止內戰，吾堅信統一後之中國，確能抵抗任何侵略國家，我國之偉大力量，全靠民衆之醒覺。近兩年來，抗聯救國運動，洶湧澎湃遍及全國，敵人之各種侵略行動，適足增加抗敵之強力。敵人破壞中國統一，業已失敗，反之，敵愈侵凌，吾人團結愈堅，反抗愈力，任何地方政府，均不敢擅自以地事敵。

至於對外政策，總理已指示吾人，須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敵方之侵略行動，將引起全世界對我之同情而無疑。各國對敵方之侵略政策，必深致不滿。敵現正處於孤立地位。敵曾致力於日德協定，終於徒勞無功。而敵國內部，對此協定之訂立，亦深表不滿。我國民衆，絕不容忍侵略之陰謀，不願再流離顛沛，慘受國破家亡之痛苦，必力起奮鬥，一洗東亞病夫之恥辱。

從經濟方面言之，敵實一貧弱國家，彼最主要弱點，爲缺乏原料供給之寶藏，類如鈔，棉，油，五金等，均仰給於外國，每年輸入，爲數甚鉅。倘一旦發生戰爭，原料缺乏，殆爲敵方之最大弱點，因彼須依賴各國供給，而各國均可隨時斷絕接濟，彼因資本

短少，亦不能於平日囤積大量原料，彼實無去投！資於此事也。

敵國農業，收成亦逐年減少，一九二九年尚不及五億日圓；至一九三五年終，竟遞減至三億日圓，而工業品與農產物市價之差別，復與時俱深，情況極不利於農業之發展。一九三六年度，全國貧農負債，達五十萬萬日圓之鉅，尚須輸入五分一之食糧，以維持生活。敵國農民，復慘受三層剝削，而政府每年則增加稅收，藉以維持軍費，工業資本家則任意提高工業品價格，更陷農民於貧苦境域。

敵國報紙，常討論解決貧農問題，深謀遠慮之士，對諸破產農村，則異常悲觀，敵國之經濟與社會機構，實不能支持此長期戰爭也。

以我國民衆自願總動員之意志，具此廣大之國土，無窮盡之富源，驅四萬萬衆以臨敵，相形之下，敵僅一紙紮老虎而已。敵今與我相戰，彼之經濟與社會機構，固不能支持久遠；中國縱單獨抗戰，亦不致戰敗。而中國固未嘗孤立，蓋各國已同情於我矣！（港報）

上海戰歌

●●●
王統照

是硝煙，是暗雲，

灰色網兜在天空。

提得起，放得下，

是我們全民族的生命！

躍一片金花，撒一陣彈雨，

怎樣來吧，咬住牙，我們全一力擔承！

看野獸也有他們的末日，

我們——是暴雨後的晴虹。

× × × × ×

人羣的突奔，隨着皮輪的旋動，

街流中夾雜着兒女的呼聲。

沒有了家，沒有了你與我的存在，但炸機，白砲却打不碎我們國魂的永生！

× × × × ×

黃浦江翻滾的濁流，

曾沒把我們的恥辱洗淨。

從歷史上揭開血塗的幾頁，

我們怎樣纔對得起那「一剪」吳淞，戰啊！

有這一日是我們的榮光，戰啊！

有這一日是『還我山河』的先聲！

× × × × ×

再不必提『馬蹄胭脂』，槍挑兒童；

再不管沿江風火『四處刀兵』。

縱留得『素淚江山』供詩人憑弔，

爲奴，爲隸，難道你的心受異族的『生成』？

× × × × ×

血流激唱着哀歌夜夜，

火彈跳舞在初秋的明空，戰啊！

有我們的信念終能戰勝！戰啊！

有我們的悲憤萬派如城！（上海立報）

不要說失敗

不要說失敗，

即使四萬萬人都變成砲灰了，

也只是失去了幾十年來豬獾的烙印！

.....

不要說失敗，

不要說失敗！

與其不生不死地一天天年年豬獾似的被鞭子抽死，

倒莫如在火線上來一個痛快的決戰！

.....

不要說失敗，

不要說失敗！

趁我們還有權利團結的時候，

趁我們還有權利有槍刀的時候，

趁我們還有權利喊：

「同胞們！衝上前去，打死敵人」的時候，

媽的，幹！

.....

不要說失敗，

不要說失敗！

忍夠了，受夠了，是總清算的時候了，

燃起我們仇恨的火花，

轟起我們憤怒的巨吼，

舉起我們自由解放的鮮明旗幟，

直衝向前，

打死了就躺下來，

打不死就衝過去，

不要說失敗！

不要說失敗！（上海五報）

慰勞傷兵歌

何家槐
孫 模

慰勞傷兵歌原是「回春之曲」中的插曲，田漢作歌，聶耳作曲，流行已久。現在滬戰爆發，全國大規模的抗戰亦已開始，和「一二八」時候的情形已經不同，內容詞句，似乎均須略加修正。本來可以重做一個新歌，但第一因為戰事緊張大家都沒有時間來學習新歌；第二因為這首歌本身實在是首好歌，而且傳播得已經很廣，所以我們決定把它修正

了一下，以爲各款款詞體的參考。至於修正得是否妥當，儘望大家不吝氣的指教。

你們正爲着我們老百姓，

爲着千百萬婦女兒童，

受了極名譽的傷，

躺在這病院——牀上，

白：「各位兄弟，各位同志！」

日本強盜爲着要滅亡我們全中國，

他們是這樣的瘋狂；

自從佔領了我們的北方，

又進攻到我們的長江，

白：「現在正挖掘着我們的心臟——上海。」

還要侵略我們的邊疆。

他們要把中國當做一個屠場。

任他們殺，任他們搶。

白：「各位同志！現在我們要進攻，我們不能退讓，不然祇有滅亡！我們要爭取自由，不然就要變成牛羊！聽啊！」

飛機正在不斷地擲炸彈，

大砲正在隆隆的響；

我們拚着最後的一滴血，

守住我們的家鄉！

白：「對啊！守住我們的家鄉，把敵人趕出去！聽啊！」

飛機正在不斷地擲炸彈，

大砲正在隆隆的響；

我們拚着最後的一滴血，

守住我們的家鄉！

第三軍戰歌

任 鈞

展開濶的翅膀，

我們在天空飛翔。

站在國防第一線，

我們要用機關和炸彈

打斷侵略者的血污的臂膀！

.....

展開鐵而翅膀，

我們在天空飛翔。

祖國的大地伸展在我們的腳下，

她是那麼肥沃，那麼寬廣！

她正向我們揮手，囑咐：

「戰吧，爭氣的子孫們！

難道你們忍心看着大好河山的淪亡！」

展開鐵的翅膀，

我們在天空飛翔。

在下面，有着無數的眼睛在仰望

在下面，有着無數的喉嚨歡呼如狂。

「戰吧！英勇的兄弟們！

在你們的鐵翼下面，

我們也將一衝到底方」

展開鐵的翅膀，

我們在天空飛翔。

突破敵機的圍攻，

衝過高射炮的彈網。

我們掃射，我們轟炸，

我們要把敵艦全部轟沉！

我們要把敵人一齊殺光！

.....

展開鐵的翅膀，

我們在天空飛翔。

不分晴和雨，

不分晝和夜，

我們不斷地在天空飛翔。

我們不願意有片刻的休息，

飛機將是我們的墓場！

.....

展開鐵的翅膀，

我們在天空飛翔。

站在國防的第一線

我們要用自己的血肉

保衛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家鄉！（上海立報）

一百條魚

馮玉祥

八月十七日，午後二點鐘，

敵機共三架，倉皇來自東。

相距約四里，轟炸連三聲，

一彈落山上，二彈擲水中。

目標爲何物，長橋六十孔，

魚死二百條，橋自水卜橫。

母艦運飛機，鬪武以窮兵，

海陸搬萬里，炸魚成大功。

可憐日民血，軍閥亂揮用！

如是我聞

●

聽見鄧君新近由東京歸來，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高興，懷着滿腔的好奇心，我想回他探聽敵國內部的情形。

在南洋經商多年的鄧君，他最初是經營百貨的生意，貨物多採辦自歐美各國，而最近數年間，仇貨以傾銷政策，搶奪了南洋各地的市場，歐美各國的出品，都遭受了嚴重的打擊，鄧君爲維持一家十數口嗷嗷待哺的生計起見，迫得採購一部份的仇貨，藉以維持生意的命脈，因此他和敵國的工業家，無形中發生了特殊的關係。他這次因業務的關係，在滬戰發生前幾個星期，便跑到東京去，後來因爲大病一交，遲至現在才從東京返滬，對於敵兵徵調的情形，他是非常明瞭的。以下便是他的談話。

自滬戰發生後，東京各地的應徵軍人，每個人都拿着一塊布，愁眉不展的要求每個女子替他縫一針，這樣繼續縫下去，縫得一千針的時候，把這塊『千人針』掛在身上，出

戰時便有避彈的作用，那種貪生怕死的可憐態，足見應徵軍人，多數是無鬥志的。至於跑到廟裏拿神符的，更是人千人萬。百姓應徵後，身上就掛着一條紅帶在街上走，後面跟着很多人在打鼓吶喊，『萬歲，萬歲』之聲，震動屋宇，而那位應徵的百姓，却滿臉都是愁霧，渾呆呆的在路上走。這種情景真令人很奇怪，他們大和魂的精神那裏去了？他們以島國雄視全球的威風那裏去了？

接着那君例舉出很多逃兵的慘劇。有一位百姓接到徵兵令後，心裏非常苦惱，家貧親老還不要緊，他那裏能捨棄新婚的妻子呢？他輾轉思維，最後決定逃到別的地方去躲避。政府馬上下令通緝，並命令他的母親和妻子，都背上一塊尋人的牌子，請求大家幫忙找，這樣鬧了好幾天，這位逃兵最後給警察捉到了，帶到他母親的面前說：『這個男子大概不是你的兒子，若是你的兒子，他一定是愛國的。這個男子也一定不是日本的國民。若是日本國民的話，他當然要爲國出戰，既然不是你的兒子，又不是日本的國民，他定是一個大混蛋，碰的一』便打他一鎗，屍身就倒在他母親的眼前。

有一位不願應徵的小百姓，他戰戰兢兢的躲在朋友家裏，他的朋友是製棉胎的小商人

，這位逃兵便躲在棉胎堆裏，朋友是熱俠義的，他沒有去報告警察，每天還按時送食物給他，過了好幾天，終於逃不出。察內偵探網，他終捉住了，便當。朋友的面把他槍決了，他的朋友因匿藏逃兵的關係，便拚屍體留在他家裏，三天內，准收殮，這算是輕判。了的發落。剛好是溥儀熱人的季節，這具屍身給「蒸」得臭味薰天，隣居們迫得紛紛遷徙。據說這是老百姓逃行的一種警戒。敵國的仁政仁術，真是無以復加了！

一般的說來，敵國老百姓的智識水準是很高的，民衆對於軍人的跋扈，政治的黑暗，都異常憤懣，但在槍桿高壓下，他們都敢怒不敢言。這次鄧君曾目擊一位醉翁，乘醉在熱鬧的大街上，亂罵亂謔：我們爲什麼要去打仗，佔到東四省和我們有什麼關係？佔到華北五省又怎樣？軍閥們却藉此陞了官，發了財，我們老百姓永遠是貧苦，永遠是牛馬，永遠是死亡。我們爲什麼要殺中國人，誰說中國人都是該死的「南京虫」（南京虫即係臭虫，敵人常把我們比作臭虫看待。）要那些軍閥才是「南京虫」，他們寄生在老百姓身上，天天吸老百姓的血……。當然，東京市的警察聽到這些酒後的真言，是不會跑去摩摩醉翁的肩膀說：漢子，你說說真爽快！

如此淒慘的故事真多，鄧君還告訴我：有的妻子剛臨褥，便被徵調到前線去，家無粟，弄到連「紅豆粥」都不及吃（敵軍出發時必吃紅豆粥，這也是迷信的一種，以為吃了紅豆粥便可打勝仗）。有的應徵去了，因洗馬洗得不乾淨，給排長抽一鞭在臉上，腫了半個臉，回家到祖母悻悻然說：到了前線，我一定回槍打死那小子。

鄧君這次會見一位和他有關係的鉛筆廠主，一見面就叫鄧君去上酒樓，喝酒，叫歌妓，他說：你喜歡什麼就叫，不用客氣，請幫忙花光我的財產，早晚就要給軍閥沒收了去。鄧君很驚奇的問他，這是什麼道理？他說：我們百姓天天拚命的經營，結果我們所得的一點盈餘，都拿去完賦稅，繳軍餉，現在我們戰時的負擔更重，繳不出稅的時候，我的工廠是會給沒收的。這樣，不如在沒收之前，讓我們享受個痛快。鄧君聽到這些話，心裏感到不好受，不禁爲之憮然一笑。照例，鄧君又問候及他的父親，他搖搖頭，嘆了一口氣說：我父親在一星期前，有幾位朋友約他去喝酒，回來後，警察說他有賄選嫌疑，當時是競選議員的時候，他便被捕，到現在過了七天，不准我們會面，聽說和十多個人圍在一個小暗室裏，從這一點看來，軍民的積怨甚深，可知軍人在國內專橫跋扈，

欺凌百姓，壓迫異黨的各種情況。此次因國內的精銳都調到上海北平各地作戰，國內駐軍甚少，軍閥爲防範未然計，便沒收民間的槍械，對老百姓說：現在國家有事的時候，需要很多的槍械，將來無事時便發還給你們。話是說得那麼冠冕堂皇，用意却是防止羣衆暴動。

竊聞此次發動戰爭的主要原因，當然因爲軍閥們好大喜功，認爲佔領東四省，既易如反掌，華北華中也當然不費事就可攻下；土肥原等都由少將陞到中將，使旁的軍人看得眼紅，手癢癢的摩着霍亮的寶刀，恨不得一躍殺盡中國人，把太陽旗插遍了中國的國土。還有助桀爲虐的軍閥的喉舌——報紙，常常在軍閥指使下，鼓勵戰爭，放送無稽的消息，在洩戰發生前的幾個星期，全國各報都登載攻下南口的消息，真是聳造謠或衆之能事，也評敵國的報紙，現在已在謠傳南京攻陷，武漢震動四「新」聞了，這真是——天降符。所以，現在可以總括一句說：敵國的軍閥和報紙，天天都在製造戰爭的空氣，煽動羣衆殺盡「南京虫」的情緒。

敵國內部階級的對立，是異常的尖銳化，軍閥和財閥在東京的銀座街，享受盡了人

而世的豪華生活的奢侈，簡直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而下層羣衆的生活，可說是牛馬之不若，普通的工人都帶一個小木盒飯到工廠做工，工後便狼吞虎嚥一口氣吃光了，兩條蘿蔔乾是唯一的下飯菜，吃完，跑到水喉邊喝了幾口水，便算果了腹。五年前，東京還不容易見到乞丐，近年來，每到夜晚十時以後，便有不少的女乞丐，散着長長的頭髮，掩掩藏藏的跪在街頭巷角，叩頭如搗蒜的向着路人求乞，狀至悽慘。農村的破產，更不堪言說，農民的產業，多數都抵押給大財閥們，且還身負重債，那些鵠立街頭，鳩形垢面的乞丐，誰說不是農村破產的一種慘惡呢？瞧着吧，只要我們能抗戰到相當的時期，在那孤零的小島國內，革命的洪濤便將淹滅戰爭的狂飆，讓我們敲動東亞大帝國的喪鐘！（港報）

趕快動員一切民衆

●●●
張健甫

民族抗敵自衛戰爭有兩個最基本的條件：一是動員全國的武裝，一是動員全國的民衆。前者屬於軍事的動員，後者屬於政治的動員，二者相依相互，同時並用，才可期抗

戰的必然勝利。

現在我國對於軍事的動員，可就達到了相當的程度。如南北兩方的同時抗戰，如陸空兩軍的同時出動，是頗樣的事實佐證。我們對於軍事當局過去的苦心準備，現在的決心抗戰，表示無限熱忱的擁護，除希望更全面化外，不敢有再奢的要求，對於各地抗戰軍隊的英勇殺敵，有前進，無後退，誓與敵人拚生死的決心，尤其予充分的敬仰與同情。但對於動員民衆一點，似乎略嫌不夠。

我們知道，弱國抗敵的戰爭，全恃軍事的衝鋒陷陣，是不夠的，必須把軍事的基础，建立于廣大的，堅強的民衆組織之上，使軍事勢力與民衆勢力得到配合的發展，然後軍事勢力才可因民衆勢力的聲援，增強殺賊克敵的效能，民衆也可和軍隊打成一片，共負保疆復土的責任。

過去北伐時期有一個很好的口號：武力和民衆結合起來，所以當時革命軍所到之處，如摧枯拉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初非革命軍的勢力，大于北洋軍閥的勢力，事實上革命軍是以弱攻強，以少克衆，其唯一制勝的把握，在于武力與民衆的真正結合。今

日本勢力何止百十倍于昔日的北洋政府，而長期抗戰的艱苦，又何止百十倍發昔時代的北伐，所以我們既揭開全面抗戰的血幕，動員一切民衆，和動員一切軍隊是有同樣的必須要。

現時我國民衆，對於抗戰，無不表示非常深刻的關切，許多戰區逃難的民衆，異口同聲地說無家說得什麼，只要我國能打退東洋鬼子，這種滿懷熱烈愛護祖國的血忱，真是我們制勝敵人的唯一把握。如果政府把他們組織起來，如北伐時代一樣，盡量援助其組織的發展，形成整個全國的大動員，我相信中華民族抗戰勝利，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很快的。

但是現在的情形怎樣呢？在戰區中，許多原來生產的羣衆，不但找不到報國的機會，流落在馬路街頭徬徨，甚至想找點工做，生產報國，也不可能，這種比力的拋棄，在經濟抗敵的意義上，實是非常重大的損失。

其次青年學子，是民族解放運動的中堅份子，現在大部份失了學，平津方面的甚至無家可歸，他們也和失業的工人一樣，整天在馬路街頭徬徨，找不到適當的工作可做。

在前綫拚命的，只有少數的武裝愛國健兒，而後方的民衆，轉陷於煩惱的深淵，除每天開報紙，看看戰事的消息，他們幾乎不曉得自己過的什麼生活！至於廣大的農民，不消說也罷。把他們組織起來。這真是非常危險的現象，倘不迅速設法克服過來，必然要影響軍事的勝利。

爲了要保障中華民族走上解放復興的大道，我們希望政府當局，立下決心，組織一切民衆動員一切民衆，尤其對於戰區失業失學的難民，不要把他看做過去普通災害的難民，收容遣散了事，應該有計劃 把他們訓練成一支抗戰的勁旅。

或者以爲民衆運動，易發而難收，這是一步了的話，現在是什麼時代，大家只有抗敵一條心，救國一個目標，除非漢奸，有誰不接受政府抗敵的指揮？有誰敢於抗敵目標以外，再橫生枝節？我敢說一句話，只有動員全國的民衆和動員全國的軍隊，配合發展起來，中華民族的自衛抗戰，才能真正得到最後的勝利，才能真正消滅敵人的侵略武裝。這是全國大多數人民的要求，我相信我們賢明的政府，一定樂於接受。（上海立報）

前綫歸來

郭沫若

從行回來的晚上，因為已經十一點多鐘，寓裏的熱水管已經停了，便打開冷水管子來洗了一次澡，因為疲倦，又感覺燥熱，便照例圍着南窗便睡了。

睡得很舒服，深熟。醒來已經是第二天八點鐘，像這樣深熟的睡眠，回到上海以來，是不曾有過的。然而我的素來不健全的腸胃卻囉嗦了起來，自己是學過醫的，便給它個飢餓治療，整整餓了兩天，到三天上，在附近友人家裏，才開始吃了些餐稀飯，身體相當委頓了下來。

回楊行後的第四天是九月初七了，清早一位洪君走來，他說，××有信給杜君，要請我到××去商量點子事情，不知道我願不願意去，如願意去便把杜君引來，叫他設法備汽車。

「××」是現任江防總司令××的號，和他自武漢一別以來已經十幾年不見了。我是很願意去和他見一見。但又不免顧慮了一下自己的身體，餓了幾天的身體，再來長途奔馳，不知可否吃一下，但這樣的顧慮卻只是一瞬間的事，可以說我的大腦皮質上的某一

部分細胞正在這樣躊躇的時候，而另一部分的細胞已經命令我的喉舌發出了聲來。

——好的，我去，你把杜君引來好了。

回頭杜君也就來了，約好晚間出發，他打汽車來接我。

二

晚上九點鐘由寓裏出發，輾轉地換了好幾次汽車，到了九點半鐘，才同杜君兩人認真地由小南門向前途出發。

機不助地外製，沿途的市街都是熄了燈的，儼如一座死城。步哨是密接地布滿着的，口令森嚴，真有些戰地的風味。

田野中秋虫清冽地叫着，天上有繁星羅列，正是銀河汎瀾的時候；然而夜景却很朦朧，隊伍的調換，卡車的來往是很頻繁的。有些地段，公路兩旁爲一上一下的士兵驟馬蟻拉着，使汽車向前開駛，十分費力，所謂『偉大的時代』，『神聖的戰爭』，那些詩彙的意義，到這時候才真切地感着。武裝者的同胞們是以自己的血，自己的肉，來寫着我們民族解放的歷史；坐在汽車裏不知不覺的便慚慙起來，自己有什麼德業，公然敢坐

汽車。

而且，這汽車還得聲明，是商團向私人借來的，並有四位戴城盔的商團護衛着我們。

『精誠團結』的話，在口頭是講說過，在文字上是看見過，如今是身受了。

自己所愁的身體，爲興奮，慚慚，感激，種種精神上的活動所筋勵，鞭撻，鼓舞，却反轉振作起來了。病不知躲向了何處去，飢餓也隨着它脫離了我的身體。

汽車跑了多少時間，經過什麼地方，在這兒我都不好寫，在這兒我深切地感覺文藝的功利性了。所謂『有什麼話寫什麼話』的那種話，所謂『爲藝術而藝術』的那種藝術，在平時聽起來倒很像是自由而高尚，然而到了戰時呢，唉，自己把尊容露出了，只是——

漢奸！

三

到了目前的地點了，探問起來，××卻是上了前線、因爲是在夜間，不願意使人麻煩，不願意擾亂戰友們的寶貴的清睡，我便提議着就在汽車裏過夜，大衣也贊成了。

在汽車裏過夜，雖然擠得一點，實在十分舒服。因為我們的士兵多是在街頭巷口，公而兩旁的地面上過夜的，坐在上海租界裏過着幽園生活的人，如要想像士兵所過的生活，只消把前幾天烈戰發動時的一幅難民流離圖復活在眼前就夠了。

在清涼的朝氣中醒來，看明了所睡的地方是街道上的一片隙地，有株槐樹罩着，下有一潭的綠水，正對着的另一街側是一家做豆腐的人家，已經早早開門在做工作了。

杜君叫我去吃點豆漿和油條，我走進店裏去時，店中的主幹是一位穿件鉄布衫的六十歲以上的老媽媽，細長的身裁，細長的面孔，精神十分活潑，動作異常靈敏，在年青時一定是美好過來的。她的助手是一位四十來年的媳婦，那人卻矮而向橫的空間發展，面孔忠厚，是一幅隨處可見的村婦典型。還有一位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大約是老媽媽的孫女吧，而貌和身裁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折半，這位姑娘穿的一件黑色人絹的短上衣，白色的褲子，是十五年前的上海已會流行過的裝束了，現行的長裙短袖，和西洋夜服相差不遠，而中國女子的體格却還有建設得起來，已經看得有點令人生厭。看見十五年前的古服例也覺得也還本色而脫俗，姑娘面上有點雀斑、敷着一層薄薄的粉，快要脫掉，

「無嫌猜的境域而尚未脫掉的一切的表情和動作不錯，是很可愛的。」

這兒的人情，就和這兒的空氣一樣，大和上不同，上海市上的人是失掉了清晨的，也可以說上海市上壓根兒便沒有清晨，儘管你就在四五點鐘的時候起來，都隱隱有一股炎熱氣擊你，人情呢，也相差不遠，然而，這兒的人，却和這兒清晨是一樣。

老媽媽叫小姑娘替我打水洗臉，磁盆，溫水，面巾，都相當乾淨，我口已是有點潔癖的人，但絲毫的忌避也沒有生出。

一大清花碗的豆漿、兩根油條，問要白糖，白糖沒有。

我的經過了一番飢餓治療的不健全的腸胃，跑到鄉下來，又算是經過了一番轉地治療。學得一點也不囉嗦了，純粹的豆漿勝過上海市的所謂「牛奶」。

我吃完了，杜君替我付了錢，但老媽媽說不要，媽媽說不要，小姑娘也說不要，不過我們沒有讓他們不要。我們走出了店門，應着杜君的提議，便從一條側巷插向原裏走去。

禾稻已經達到成熟的時候了。

看見玉蜀黍，動了食思。玉蜀黍是我最喜歡吃的東西，鮮嫩的玉蜀黍無論燒食或煮食，但千切不要塗醬油或白漆，那滋味實在是令人銷路，今年一直還沒有得到吃這玉蜀黍的機會。

荒野上開着一片野生的牽牛花，都是一律的藍色，這花是只知道有清晨，不知道有炎書和深夜的，一萬個清淨的小小的喇叭，齊向着天空吹奏。朝頌。

一道小河，水是活的；一羣細長的小魚，長可二三寸，在離水面不遠作集團跳舞，那活潑，那歡喜。

我看見了荷花，看見了開着各種花樣的美人蕉，看見了開着白花，紫花，紅花的紫薇，看見了我所喜歡的大山林，但花是開過了時。

不期然地遇着了司令長官×××。

文章在這兒寫得很突兀，但事實實際上更要突兀，恕我待日後再自行加註吧。

十年不旱的老將軍，磅礴的氣概依然不減當年，被他留着又吃了一頓早餐，大餅。

油條，白飯，米湯，炒雞蛋，煮雞蛋，蛋花絲瓜湯，小青菜，此外還有三種素食，我老實不客氣地向我的囉嗦了幾天的肚子裏，嗚，請我成爲一顆炸彈吧，轟的一聲把我自己炸成灰。

坐了一會，打算去看××，問到×將軍近來有詩作沒有，他答應說有三首，我說，可讓我拿回上去發表，他說，好的，看了××後請再來，我們也就辭別了。

真真是有點出其不意，凡是武裝的同志，認得我的人，不知何以那樣的多；在街頭迷失了去向，向過路的兩位武裝同志問路，原來又是認識我的人，由他們把我們引到××那里，剛剛走到門口，轟隆隆地飛機來了，是敵人的，引路的把我們引到葡萄架下伏着。

轟隆……轟隆……轟隆……

陣炸了二十幾聲。

五

××不在，但他的去向連他的左右都是不十分清楚的。

遇着了個那兒的一位副處長，是從前北伐時在總政治部裏做過事情的人，他聽說我病了幾天，又聽說我昨夜在汽車裏過了一夜，便很關切我。說，怕身體吃不下，請在他的帳子休息一下。

那是一家逃難走了的人家，據說逃走得似乎十分惚忙，連床上的蚊帳都沒有下去。我感謝着朋友的厚意，實際上也有些疲倦，便把帳子放下，拉長了起來。

睡得怕有兩刻鐘的光景，醒來之後，意趣倍覺閑適，看見房中有一部『唐詩合解』，顧手拿來繙了一下。

長條的花格門窗外有一個小小的天井，地而是用磚頭暨砌成的。但從那磚縫之間卻迸出了一些鳳仙花，鷄冠花來，又有一個小花壇，栽有些不知名的草花；幾盆秋菊尚未蓄蕾，有些憔悴的意思。有微風吹從花草動搖有淡淡的一抹秋陽，花紅得有點寂寞，草綠得分外謙虛，自己便走到書案旁去，就案頭的紙筆寫出了一首五律。

「雷霆轟炸後，睡起意謙沖；庭草搖風綠，墀花映日紅。江山無限好，戎馬萬夫雄；國運昇平際，清明在此躬。」

把詩寫好了，又在後邊寫了一段小跋：

在××遇敵機轟炸，於明遠帳中午睡片時，醒來見庭前花草淡泊宜人，即興賦此。

剛寫到這兒，明遠在外室看見我已經起來，便走了進來。

——哦，在做詩，就給我吧，他這樣說。

——好的。

我於是在小跋後又添了兩個字，「用贈明遠同志，九月八日」。

明遠，不用說就是那位副處長的名字了。

明遠是看過我的「從日本來了」的，他問我，夫人有信來嗎？

我回答他說，前月廿一號有信來，以後便沒有了。

——生活沒有問題嗎？

——暫時還可以敷衍得過去，不過日久便沒有把握。

說到這個問題，自己實在是有點渺茫。

六

不一會，××遣人來請我們，看見他的時候，才知道他到×××那兒去來，我們剛好錯過了。

在一張鋪着軍用地圖的方桌上圍坐着，細密的地圖用紅綠各色的鉛筆畫了許多的直綫曲綫。

××按着地圖對我們把前綫上的情形詳細說了一番。據他說，我們不如敵人就只是飛機大炮，假如全靠步兵衝鋒，那敵人是毫不畏懼的。

但這所缺乏的飛機大炮應該如何補充，我是略略想了一下，不過我沒有說出口來。因為××是軍事專家，而且是在軍事上負責的人，我想就不待我說，在軍事上的當局一定是已經有了畫的。最使我感動的是××說出他的主張是『無敗屢戰』，我見×××的口吻完全相同。我前月在×××見着××時，他也這對我說過。這，我覺得是每個軍人所應該抱的決心，也是我們每個人民所應該抱的決心。要有『屢敗屢戰』的精神，我們才

能夠抗戰到底。

××問到我有什麼意見，我略略把自己見到的告訴了幾點。

第一，我覺我們的後方工作應該化整爲零，應該多設醫藥站，伙食站等。并隨時移動，以免敵人轟炸。

第二，我覺得軍中的政治工作應該趕快復興起來，民衆運動應該從速開放而加以組織，如此才可以鞏固我們的後方，剷除漢奸的根蒂。

第三，我覺得全軍應該速施防禦霍亂的注射，因爲霍亂在上海已經有流行的傾向。

第四，我覺得軍中應該多備日文宣傳品，由我們前綫的兵士及飛機師投散於敵人的陣地，以勸告敵人的士兵，覺醒他們的迷夢。

第五，我覺得軍中應有一種統籌全局的『戰報』，以聯絡各軍彼此的消息，以傳達正確的戰訊於人民，并以保全這次神聖抗戰的紀錄。

此外也說到難民移殖的問題，產業遷徙的問題，發動國民外交的問題，××都一一命人紀錄了下來，據他說，他要把我所說的要點打電到南京去。

他交了×將軍的三首詩給我，說×將軍向我致意，他已經回南京去了。他又說，前綫戰事很順利，爲指揮之便當局已決定全部往前移動。移動的地點他雖然向我說明了，不用說在這兒是不好寫出的。

××陪着我們吃了中飯，我們，至少我自己，感受着滿腔的快意，乘着來時的汽車，又回到上海。

展開我們的文藝戰綫

茅盾

到現在爲止，我們的戰時文藝是把陸空軍將士們英勇的黨美作爲中心題材的。

這自然是十二分應該，而且也是十二分必要的；歌詠英勇的戰績，差不多是戰時文藝的常道，而況我們今日之戰是忍辱茹悲六年之久一鳴驚人神聖的自衛戰！我們只覺得我們還沒有把英勇的戰績儘量地描寫出來，也還沒有把史詩似的壯烈的部分形容於筆墨。例如攻佔滬山碼頭的一役，羅店的爭奪戰，以及最近我們一營人在寶山的殉國，到

目前為止，我們的作家們在這方面的成就，不能不說是單薄一點。

爲什麼呢？我對這原因也不止一個：第一，文藝作品到底不同於新聞記事，我們如果盼望兩三天以前的英勇的戰績在今天就會得到文藝上的表現，那未免太苛求了一點。其次，材料是間接的，且又不夠應用，而我們的作家們現在也還沒有充分的機會去特地收集。例如訪問躬與其役的將士及參觀陣地，而又其次，則因爲我們大多數的作家非常缺乏戰地生活，經驗，這在以生活實感視能第一義的現實主義作家的我們，自然要提筆躊躇的。

這都是橫在我們面前的困難，尤其是後者，但是我們是處在一個不容許我們從容準備好了再來幹的時代，我們一方固然必須隨時隨地刻苦學習，刻苦教育自己，把自己準備得更充分起來；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同時工作以應客觀的要求，我以爲我們即使還沒有戰地生活的實感，但倘使有了夠用的間接的材料時，正也不妨大膽來形象化一下，大公報登過一篇記述我軍攻克匯山碼頭的『空貫攻擊』，我覺得如果以這一篇爲主而再抽求些補充，是很可以寫成一篇文章的。

其次，要使我們的文藝在抗戰中盡牠應盡的任務，則我以為單單把我們將士的英勇壯烈作爲中心題材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把敵人滅絕人道的暴行有力地暴露出來，敵人的空軍轟炸了兩車站待車的數千難民；擊炸了松江車站上的難民列車；轟炸了並非軍事區域的北新涇等鄉鎮。敵人又在楊樹浦區域任意屠殺平民，扣住了三四千工人用武力壓迫使爲服役，敵人在作戰以外的暴行是不勝屈指的，歌詠我軍的英勇壯烈可使民衆振奮，欽仰，堅決其必勝的自信力。但是暴露敵人的慘殺非戰鬥員，絕滅人道，也正所以加強我們民衆的敵愾，使民衆更加認識我們之戰不但爲自衛，且爲全人類除暴誅逆。

漢奸活動也應當作爲文藝作品的主要題材。我們需要在文藝上展開反漢奸戰，我們要描寫各色各樣的漢奸，寫他們活動的方式，寫他們何以會成爲漢奸；我們要使民衆讀了我們的作品能夠明白爲什麼土豪劣紳多半會去做漢奸，爲什麼漢奸明明在民衆羣中而民衆不知道。

這些都是和戰事直接有關的題材。此外，亡國後的朝鮮民衆，台灣民衆，如何受壓迫，東四省的同胞在六年來如何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敵人如何用毒化政策來消滅我們東

四省乃至冀察的同胞，——這一切，我們過去沒有在文藝上表現得足夠，現在也應當急起直追了。

展開我們的文藝戰線罷，——從抗戰將士的英勇壯烈的犧牲奮鬥到一切其他方面！

十年回憶

美記者Bailett Abend·著
歷樵譯自We Cover the World

一般駐華的美國記者，對於本國總社的編輯先生們，完全不瞭解遠東事情，不知道中國幅圓的廣漠，交通的艱阻與某種新聞的重要性，而對於某種無聊的瑣聞，反予以重視等等，是時常會發牢騷的，這大概是我們同業中共有之感。

但是記者一想到來華剛七個月後所犯的對華判斷的錯誤，深覺得那些本國編輯先生們的隔膜，是可以原諒的。那是一九二六年（民十五）九月間的事。記者剛到北京不久，有一次去訪問美國前駐華公使馬慕瑞。

公使說：「美國要多派一些新聞記者到中國來才好。你打算住在中國多久？」

「打算住個半年，等到這裏的情勢，最後平定下來」，我輕率地回答。

公使聽了我的，低聲笑了好久，似乎帶一些失望。

「你說要等到這裏的估勢，最後平定下來？那末你最好拿錢在北京買下一塊墳地，再在墳旁種些松杉白楊。」

現在距上段談話的時期，已經有十年了，雖然大局因劇變而完全改觀，但是距離那『最後的平定』反較任何更覺遙遠，問題的嚴重性，却與年俱進了。

我從一九二六年二月初起，到七月爲止，一直住在廣州。我和國民政府的領袖們幾乎常接觸在一起。那些當時在廣州的要人們，不久就馳名全世界了。當時鮑羅廷正在努力工作，指導宣傳的秘訣，以謀打倒××主義在遠東的威望。蘇俄遠東軍司令官加倫將軍與許多蘇俄的軍事專家和顧問，也在廣州，那時每天幾乎總有一艘陳舊的小輪，從海參崴運到軍火和其它的軍用品，在珠江下旋。

蔣介石將軍也在廣州，當時誰都沒有料到他以後成就的功業之偉大。宋子女也在那裏，那時他理財的經綸，還沒有施展出來，陳友仁却早已起始發現他的外交辯才，他的天才在能鏗鏘一些腐朽的名詞，成爲銳利的詞鋒。

記者和這一班人經數閱月的接觸，得着了許多益處。現在回想起來，和這些革命的風雲人物往來，使我對於中國政情，所能得到的透闢見解，實在是用任何其他方法所不能獲得的。

革命軍北伐出師的時候，軍容並不十分壯盛。軍械缺少，品質也欠精良。在財力上，開始這種大規模的軍事，實力也嫌不夠。但是在兩個月期內，這不大的軍力，已經達到長江流域，克復了武漢，軍力頓時增加三倍。那些軍閥的部下，望風反正，而丁農們因為預先受到了宣傳的影響，也協助着完成北伐。

十年後回顧當時的情狀，覺得當時一般人對於一九二六年夏間廣州的一切經過，竟會毫不注意，實在是奇怪的事。當時歐美各國的通信機關，全沒有駐在華南的特派員，甚至上海的各大外國報紙也不重視國民黨的革命運動。在那年七八月間，記者向上海的外國新聞界談話，說上海和長江一帶，在一年期內，必將處於國民革命軍的統治之下，他們啞之以鼻，認記者是一個新近來華的人，對於中國沒有清切的認識。

廣州一切的大醜聞，事先美報並沒有得着一些消息。記者有一次在香港去訪美國某

大新聞社的駐港通信員，那人是一位以律師爲職務的，當訪員只是他的副業。

那位訪員並不在辦事處，據社裏一位年約十四五的少年告訴我，他是出去了，我問他幾時可以回來，那少年驚訝的答道：

「我不知道。他已經病了約有六星期。」

「在他病假期中，誰替他採訪？」

「是我，他就是家父。」

「我也是個新聞記者」，我說，「我留一張名片在這兒，問候尊大人。自他病後，此間都發出些什麼電訊？」

「沒有發，現在並沒有發生什麼事件。」

其實，事件正在發生。不久即將震動歐美各條約國，紛紛派兵赴滬。歐美對中國新聞的注意，是突如的，轟動的，而且花了很大的代價。到翌年春間，世界各國派來中國的著名戰地訪員，不下數十人，而一九二七年（民十六）聲動的新聞，他們也不吝作詳盡的報道。

從此以後，歐華報紙對於遠東，尤其是中國，不再完全漠視了。各大報和通訊社特派的駐華訪員，人數日見增多，如九一八和一二八時期，還有臨時特派員出發，頗極一時之盛。然而其間也有如義阿戰爭發生以後，以及隨之而來的歐局緊張時代，駐華訪員却又稍見零落。

故都的華麗，使記者發生了留戀。兩次我準備東裝返美，而全遇到了意外的幸運，把我挽留了下來。

第一次的挽留，是爲了北京導報的主者要回美作六個月的休假，而央記者庖代。第二次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八月，那是在把北京導報的編輯職務交代的三個月以後。

我正在第二次東裝待發的當兒，紐約時報社的摩爾氏 Frederick Moore 從北京飯店打電話給我，問我對於轉業上，曾否有甚麼確定的計劃。我告訴他，正準備回洛杉磯。他又問我，是否願意代表紐約時報，採訪華北和滿洲的新聞。我們協商之下，便談妥了一切。

這是九年前的事。倘使我當時聽從了馬慕理公使的話做，那末現在我墳上的松柏，

到今天也可以長成得十分青葱悅目了！

受了紐約時報社的聘約以後，我對於中國的事情，發生了新的興趣，對於中國的民情文化，下了一番真實研究的功夫。

在國民革命成功的初期，一切的運動，是在蘇聯的影響之下。羣衆均在嚷着收回租界，撤銷領事權，要求外國海陸駐軍與商船等的退出以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等等。但是這種運動的方向，不久就完全轉變了方向，專注意到對日的一方而去。

當我駐在遼東的頭兩年內，我已經聽到許多日本壓迫中國的消息，以及日本人想擴張權力的企圖，不過這一切全是談談罷了，直到一九二八年四月間，方才第一次發生了轟動的事件。

那時國民革命軍北伐，目的在直指平津，兵力是分幾路同進的，有一支須經過山東的西部。日本在膠濟路有四千萬圓的債務關係，而且當時青島有日僑一萬二千人，濟南有日僑一萬八千人。當國民軍快到濟南的時候，日本就派了海軍陸戰隊二千人赴濟，名義上是爲了保僑和監視膠濟路的車輛，不使挪到旁的路上去應用。

我出訊之下，便立時由天津搭了津浦車赴濟，但是車在中途，打住了。黃河鐵橋已被北伐軍炸壞，所以黃河以北，被停阻的列車，疊疊相望。

不耐煩久待的我，便返回到天津。但是天津沒有直接放山東口岸的輪隻。於是我又乘輪到大連，搭了日本輪去青島。

在我抵青島的時候，中日雙方已經接觸好幾日了。一條長一百八十英里的膠濟路，軌道被破壞的地方不下一二十處，電報線也被毀壞。日軍的運輸艦已經開始到着青島。

據日本領事館和軍方的發言人對我講，他們「絕對的不知道」濟南方面的消息。我直率地對他們講，這句我不相信。他們又掩飾着說，他們濟南駐軍的無線電，已絕對無效，所以他們和內地的交通，是真正的隔絕了。後來經我調查之下，這話果然不假，不過在當時，我却是懷疑着。

「也」，我說，「這也是個好新聞。我將要發電，就說你們軍隊用的無線電失效了」。

半小時後，有一位日本軍官到我的寓所來。他說，「我們對濟南方面，真是沒有新聞。倘使你願意冒險，作實地採訪的話，那末你可以今晚七時搭着我們的兵車到濟南去

。我們只有一個要求，就是你要服從命令——比如我們叫你騎在火車的地板上，你必定要照辦。」

這是一件可記憶的事，兵車於晚七點從青島出發——那是五月初的天氣，天色已經昏黑。那一系列車很長，但是車中只有兵士四百名，可奇怪的，沿路的華兵居然讓他們開行了。當兵車開出的時候，我有見華兵至少有一萬五千名，包圍着列車，成一橢圓形，遠遠地立着，在靜默中，眼光裏放出怒火。

在掛的雙機車的前面，有一輛鐵甲車。從車前的探照燈燈光之下，可以看見車上放着五六架機關槍，當放槍的日兵爬睡在車板上。

兵車整夜在敵境內，沿着軌道緩緩爬進，中途時常停靠下來，修理電桿，軌道和小橋梁，黑夜中，時常可以看見村落被北軍縱火焚燒的紅光。

翌晨兵車開到了濟南。這是戰事最後的一日——第八天，我正趕上觀戰的機會，日兵用彈炮轟擊南門，華軍已在開始匆匆撤退。兵士們多換上了平民的服裝，我在兵車中，已看到了他們在田野間奔逃。

濟南一役，華軍拚命作戰，十分勇猛。在我到濟的前晚，日軍曾以包圍形勢，占領了城牆的一角。日們在那裏安置下機關槍。華軍爲了要驅走敵人，以八人併肩，成功一個行列，在城上衝鋒，前仆後繼的打上去。在戰事完畢以後，城牆兩旁的死尸，竟堆積如山，陣亡的兵士估計約有七千人之衆，這景象是夠悽慘可怖的了。

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見的日本壓迫中國的證據。日本這次總計派遣了兩萬八千人到山東，青濟在日軍的軍事佔領下，整整有十三個月。

據華方的指陳，日方有意造成濟南，是爲了阻擋革命軍到達平津，以便於使張作霖能保持黃河以北的地盤。倘使此說果確，日本人算是失敗到底了。因爲張作霖在濟案發生以後，便宣布出關，俾能統一對外。但是在張氏到達之前，又發生了阜姑屯的炸車慘案。日本對於此事的責任問題，迄今不能刷清。

從一九二八年的夏天起，我每年要去滿洲五六次，每次游歷之後，我愈感得日本最後是要把這塊豐厚廣大的土地，據爲己有的。

一九三二年的夏秋之間，我心裏最覺得難過。在事件揭穿以前，我有許多消息，想

要報告，但是沒有人肯信。等到事件揭穿以後，我又接到紐約總社的命令，叫我去採訪一件勞的新聞，當時沒有人認識這事件的重要。

事情是這樣的。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初，我從秘密的來源，得到了暗示，說日本在極短期間，就要奪取滿洲。於是我用很審慎的表示，發電紐約總社，說我將要從上海去木連，並且說明了我要去的理由。

總社的覆電，許我照辦，但是叫我不作任何預言。

話雖不錯，但是這個並不是我個人的預言。日本的人們都有這種表示——日本的外交和軍部人員，滿鐵當局，甚至連朝鮮總督宇垣皆允許記者們直接的引述他的談話，他們的表示是並不吞吐隱約的。

『中國必須改變他的滿洲政策，而且須立付實行，否則日本就立即採取積極行動。』我從大連到哈爾濱，從瀋陽到漢城，訪問日本當局，他們對我談話的中心點，全是如上述一般的說法，從這上面，很可以明顯的看出，事態已達到爆發點了。

在電報裏，我打了許多重要的資料給總社，總社並沒有叫我停止發這一類的電訊。

！可是在一個月後，紐約時報寄到的時候，我發現編輯先生們把我的電訊排在第十四版，或是第十六版的不重要地位。間或有一兩次電訊，根本就沒有登出。

步

這次我在滿洲視察，到九月一日方才竣事，於是我回到北平。那時張學良患寒重症新愈，住在醫院休養。我當即帶了我在滿洲所發的電稿副本去訪問他。

我對他講，「我此來給閣下看一些稿件，我並不是洩漏機密，因為這些稿件已經在紐約時報發表了，此時在歐美，已成了周知的事實。倘使閣下的滿洲政策，不革新，那末在今冬蒞臨以前，你的滿洲江山，恐怕要保不了，閣下最好把這些事實子細地考慮一番，承認我報告的消息的準確性，然後再給我一個可發表的宣言稿件，說明閣下，今後對滿所擬採取的步驟。你看這辦法如何？」

張學良聽了我的這番話，並沒有重視，在他或許以爲是日本人收買的好細。他對我談話時，神情十分閃爍，於是我們的一席談話，便無結果而散。我從醫院裏出來的時候，矯首仰望故都的上空，正是秋陽耀目，我心裏冥想着，這次的危機將無從用適合的辦法，妥爲應付了，中國將不得不再失掉了東北的一角！

我奉了社命，回轉上海，再由上海入京，雖則我的心裏非常着急，想要回到東北去。那時美飛行家林伯大佐正飛渡北太平洋，定於九月十八日左右到達南京。

在林伯夫婦的飛機，翩然降於南京玄武湖水面的同日，南京就接到電報，日軍在瀋陽發生事變。我從南京的日本總領事館，證實了瀋陽事變的消息，但是他們向我確言一俟情勢平靜下去，日軍就撤回南滿線。這時我離滿還不到一月，那裏的實情，我心是雪亮的，所以退回南滿線的話，壓根兒我就不信。我急電紐約總社，要立時重返東北。

社方給我的答覆，很叫我失望，他們叮囑我，仍須專注林伯的消息。

我連連去電請求，社方的答覆總是一樣。我在南京住下了十一天，這時林伯夫婦正沿長江一帶飛行，勘察水災區域。那時我對於林伯夫婦，簡直是恨之刺骨。

最後返回東北，是在十月初間。我準備作一個相當長期的勾留。這時的情形，已劇變了，一切的大權，均操於日本軍方之手。

一般人時常指摘駐英美和日內瓦的日本外交家有意欺騙友邦政府，把日方在滿洲的

計劃和宗旨隱隱了起來，但是記者相信，當時駐濟陽的二十位歐美記者，是很可以出面替日本外交家，護護一下的。

原來當時的軍部，完全抹煞了日本政府的其他部分，一味獨行其是。軍方的領袖，並沒有欺騙全世界的意思，他們對於外國記者的談話，是赤裸裸的，絲毫沒有隱諱。時常我在本菲繁的司令部聽到了許多重要消息，當我去日本總領事館詢問外務省的意見時，却會遇見窘境。他們常到對我說，「對不住的很，軍方實在沒有把這些消息告訴我們。」

雙方這種完全不合作的態度，結果使得日本政府在國外，博得了罵名，現在姑舉錦州一役，就是個顯著的例證。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遼寧省政府遷移到了錦州。張學良的軍隊，跨北寧路駐紮着。日方派了幾旅人開到錦州，但是在接觸之前，又把他們調回。

於是日內瓦的日本代表，以及駐美日大使於答覆美國務卿史蒂生詢問的時候，均聲明日本無意攻打錦州，也不越過長城以南。

我對於上述兩方面的聲明，就非常懷疑，雖然瀋陽的日本總領事館却堅持此說「必定是正確的」。所以我就去見本莊的參謀，舉此事相質。我說，我離開上海分社，已經約近三月了，我想去上海度耶誕節，打算元旦後再來，我此舉是否將失去視察錦州軍事的機會？

那位少年軍官說，要問本莊請示，定次日給我答覆。次日他果如約答覆我道：「本莊將軍說，你不妨去上海，但是倘使我打電報叫你來時，你可就得急速動身。」

我於是回到上海。在十二月二十六那天，我接到了一個「即來」的電報。

在訂定輪船艙位後的四小時，我又接到一個電報，叫我「稍待」。

十二月二十八日，那位日本軍官又給我一通電報，催我急去。

二十九清晨，我便由上海乘輪，動身去大連，於三十一日下午到達，在由大連去瀋陽的南滿車中度過除夕。錦州的總攻擊，便於元旦的下午開始。

我那時候相信，在華盛頓和日內瓦的日本外交代表的聲明，全是很誠實的，到現在，我仍然持着這種信念。不過在當時的日外務省，却沒有得着軍部高級當局的通知罷了。

至今日的情形，却有些兩樣。現在日本政府各部，多少全是在軍部的指揮之下，已經獲了極大的和諧。現在軍部和外務省幾乎已行動一致了，但是今後對於日本政策的聲言，如果仍有矛盾的情形發生，我仍舊是相信軍部發言人的。

日本軍部的發言人不僅是陳述日本對華意願的無上權威，就是對於中國的內政，也可以假作消息的來源。每一個在中國的日僑，全是日本官方的消息報告人。這些住在中國的日僑，以為把一切巨細的新聞報告給領事和陸海軍軍官，是一種愛國的大職，他們有時也散布各種政治的謠言。

無疑的，在中國人方面也有許多把消息通知日本的，其中有一些人是政府官吏，至於以輸入日本貨爲業的人們，拿消息供給日本，格外是無足爲奇的了。

除上述以外，還有許多日本的軍官和外交人員在中國各地，從事視察。日本陸軍軍官和領事們舉行會議，更是尋常的事。

日本人專門調查中國各部分發生的事件，中國如有任何重大變動，很少會出乎日本人意料之外的。惟一的例外，便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幣制改革。日方對此，十分憤恚。

所以以後有許久的時候，日本人總是堅持着，中國的試驗，必將失敗，但是迄現時止，它證明是成功了。

在前幾年，駐華的外國記者所感到的最大困難，並不在採訪，而在對付中國的新聞檢查員。這些檢查員是很笨拙的。他們沒有一定的標準，而施行檢查的情形，又非常秘密。

當我剛來中國的前幾年，在各租界海電公司的所在地，並沒有新聞檢查員。如果一個外國記者在南京訪到一件好新聞，就可以到上海去拍發，不受檢查。倘使在北平訪到新聞，他也可以照樣的到天津去拍發。後來各海電公司和中國政府另訂新約，其中規定一切的電報須要經過華方的檢查，從此拍發新聞便多事了。

說到各海電公司，其中却有一個例外。日本在上海長崎間，設有一條專線。當初在訂約時，曾規定該局所發的電報，只以日文報為限。

等到檢查問題發生後，日本解決的拒絕華方派員駐局檢查。華方聲稱，如果日本拒絕，那末就夢在吳淞口把電線截斷，日方的答覆，那裏駐有一艘日本軍艦，倘使華方損

壞了日方的財產，那末日艦遇必要時，或將使用武力去阻止。結果，這條海線一直到現在止，仍然不受檢查。

因有這例外的情形，所以多年來歐美記者的新聞電，常受中國檢查員的扣留或是刪節，而日本訪員却可以自由發電。這種情形使得中國蒙受到很重大的損失，因為某種新聞，經華方檢查員扣留後，日本的通訊社可以照他們的說法，把這新聞傳遍全世界，世界各國只好主要的憑日本人的觀點，而去判斷華事了。

尤其不堪的，是中國檢查員有許多次扣留了顯然於中國有利的消息，這不能不令人發生疑問。中國的每一愛國人士所願意在外国報紙披露的消息，而竟被扣留了，這雖然是最愚蠢的人，也不會出此的。

上海以前的檢查制度，是很不健全的。關於新聞，甚麼該放，甚麼該扣，並沒有一致的意見或標準，由海電公司可以全文拍發的電文，在乙公司或將被一部刪節，不是竟然完全扣發。檢查員不但行使刪節權，有時還在電文中隨意加字，如在滿洲國前加上「偽」字，在溥儀的名字前，加上「傀儡」的字樣，這樣加的字電費，也須發電人惠鈔。

當張作霖在北京的時代，關於檢查的事件，曾經鬧過一個大笑話。

某天清晨六時半，有一位少年軍官奉命分訪駐平的外國記者，請他們在清晨九時聽取張作霖的談話。

屆時，家全如約前往。在等待兩小時後，張作霖跑到來了。他發表了幾段在當時很受國外重視的談話。他希望各外國記者，能把他的談話內容，全文拍發。

當天各外國記者全在很忙的撰發長文電稿。

誰知這些電稿却被張作霖自己的檢查員，完全扣下了。第二天發生了一件轟動的事件。那位檢查員因爲過於審慎，被張作霖把腦袋給砍了。新派的檢查員因前車之鑒，爲要保全腦袋起見，在某一個時期中，對於一切的新聞電，全放行無阻了。

無論在那裏，賄賂公務員是要負刑事上的責任。有一次，我曾犯過這個罪，但是在現時回想起來，此舉依然是很爲值得。

事件的發生，是在一九二八年五月，那是在我視察濟南後回到青島以後。

我在火車裏費了一整天的光陰，在敘述我所目擊的濟南戰事。全稿長約四千字。

我直趨青島電報局。

到達青島是星期六的晚上十時。那時天氣又熱，身上又饑，在飢渴疲乏交迫之下，一位瘦弱的，骨細如柴的職員，拿起了我的電文閱看了一下。在看完第二頁後，他抬起頭來對我講，他就是主任檢查員，他對於這電文，認為是不能通過。

我說，「好吧，你把電稿交給我。明天清晨有輪船去大連，我到那裏去拍發。」他遲疑了一下，低聲的對我講：

「這電稿是不能通過的。它妨礙中國的體面。而且電文太長，現在時間又太晚。況且——他的聲音低得幾乎叫我聽不出——我們已經約有三個月沒有發薪了。」

「讓我到你的辦公室去談一談」，我說，這時我因為太疲倦，再顧不得甚麼禮貌了。

「你究竟要多少錢？」我突然的問。

「四百元。」

我們談判了好久，最後以一百二十元成議。爲了交款，我特地把旅館的經理，從床上叫了起來。

第二天早晨，我走到那位查員的辦公室裏，看他究竟把我的電文發出沒有。我很怕他把錢下了腰包，却把電文擱起。

我看他正坐在自己的辦公室，把我的電文，放在面前，旁邊還有幾份手寫的稿件。一份是我的電文原稿的複寫，我後來才知道，另外還有它的中文的譯稿。我問他原稿爲什麼還用複寫？他臉上紅了起來，似乎很忸怩的樣子告訴我，說這個只是爲了政府參考起見。

後來，真相是被我查明了。那位檢查員在星期晚上，果然把我那四千字的電稿全文發出，但是在星期日，他却去見那沒有去濟南的美聯社，曼哲斯特街等外國訪員，打聽把我的稿子賣給他們。結果他完全遇見碰壁。

但是日本記者却沒有歐美記者那樣守新聞的道德。他把我的四千字的稿子，賣給了一個日本通訊社，得到了很大的一筆款子。到星期一，我的長文電稿，「紐約時報」同財產，實在許多日本國內的報紙上發表了。

自從一九三五年底，這上述的檢查制的畸形狀態，大半已不存在。蔣委員長夫婦糾

自注意到這個問題，他們很明白以前的制度於中國有害，并且足以鼓勵新聞的走私。

現在檢查的制度是仍然存在的，但是它却變成寬大的，有效率的，理智的和整齊劃一了。在上海主持新聞檢查事務的是董爾光氏，他是從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新聞科畢業，以前曾經在北方辦過很好的華文報紙，對於新聞事業，極 經驗。

在新的制度下，如果有什麼新聞要刪扣的訪，董氏常通知那發電的記者，說明刪扣的原因。從前檢查員的姓名是無從知道的，也沒法和他們接洽，他們所受的是何方的命令，也拒絕宣佈。至於董氏却有時還代外國記者糾正電文中的錯誤，并且很不憚煩地，和發電人在電話中商量詞句應該怎麼改正，然後再把文發出。

報告中國的新聞，很容易把記者個人的成見，攪雜在內。一個『死硬派』的外國記者會認中國的情勢，完全無望，沒有人竟然承認日本的侵略中國，是十分合理，另有一班人却在心理上和情感上，抱着一腔的義憤，以為中國不能從外力的壓迫，得到解放，以便於締造他本身的幸運。

進步派的外國記者，對於中國每五百英里的公路完成，會感到非常的愉快，而悲觀

派却只注意到還有廣大的區域，一點道路也沒有。同情左傾的記者常不滿於中央，而抱懷蘇俄勢力的衰微，比較保守的人則認蔣介石將軍是中國唯一救主，足以担当復興國家的重任。

但是對於一位能辟除極端偏見，愛護中國和中國人民的觀察者，在遠東盡報道的職責，確是一種再有興趣沒有的職務。

在兩大重要方面，中國全有很顯明的進步，在這兩種進程達到一個交合點的時候，那就一定要發生龐大的衝突，結果將上演一齣在歷史上占有根本重要性的大時代的戲劇。中國對於政治，軍事和民族的統一，正在進步途中。同時在教育，公路與鐵路的敷築，軍備現代化，以及脫離一切外力統治，而欲達到絕對獨立的意願的普遍與深刻化的種種方面，也有同樣的進步。

但是目前日本也正在猛進着，要在中國作領土的擴張，要伸展她的政治和商力的勢，並且計劃着開發中國最重要的資源。

時勢現在已很迫切的滾來，要求中國決定是否甘作一頭羔羊，馴伏地躺在獅子的旁

邊——不管獅子的胃口時常總是很強的——或是他願意于冒險滅的危險，去和獅子鬥。雖則她在體力和軍力上，還沒有完成準備。

一位駐華外國記者日常的工作，無非是報告一些關於戰亂和水旱災疫的消息，但是驚心動魄的冒險，也未嘗沒有，據我個人的經驗其中最使人不能忘掉的一幕，當推一九三二年（民二十一年）一二八的滬變。

那一年的二月，我正在滿洲。在二十二的那天，我所認識的一些日本軍官們開始談到上海的情勢，認為非常嚴重，一般恐怖的空氣，不斷傳來。我問他們，倘使真正的危機，就在目前，我是否最好就回到上海。他們的回答是支吾其詞的，他們說，滿洲暫時大概不會出甚麼轟動的事件——我於這一個暗示，立刻便明白了。

從大連到上海的海程是四十八小時。我搭乘了一艘日本小海輪，我們在船中，幾乎每小時全接到緊張的報告，在小輪開抵黃浦江的時候，我焦急得簡直像一只熱鍋上的螞蟻，我登岸的時候，正是一月二十五日的黃昏時分。第一引人注意的，就是我們的小輪停泊在兩艘日本海軍艦隊中。

事件的發展，迅速異常。當二十七號的夜間，駐滬日本總領事向上海市長提出了若干要求，限他須在二十四小時內，無條件接受。

二月二十八日晚間八點鐘，我正在匆匆地進晚餐，忽然電話鈴響了。

「好了，一切全解決了」，一位美國高級的外交人員用很輕快的聲調對我說。

「不，三小時後事件便要發動的」，我答。

「你可知道，日本的要求，市長已經完全接受了？」

「是，這個我知道，但是今晚十一時仍然是要開火，」我堅決地說。

「可是阿朋，你千萬別把這種恐怖風說，打到紐約去。日本總領事剛在一小時前，到這裏來訪我，他對我確說，他是完全不滿意了。危機已經無定的過去。」

「剛在一小時前」，我反駁他說，「我曾經在日本旗艦上和鹽澤喝威士忌蘇打，他親自告訴我，日本陸戰隊準備今晚十一時開入關北。」

讀者們，這又是日本外交官和軍事首領談話矛盾的一例。這一次，海軍軍官的話又說對了，正如在滿洲事件中日本軍官話的準確一樣。

那位美國高級 交官在電話裏給我的最後警告是：「不要鹵莽，也不必恐怖」，而我的答覆則是，請聽今夜十一時後的槍聲。

據日本海軍將領對我的說法是，縱令上海市長接受了日本的一切要求，但是關北仍然還有危險情勢存在，那裏住家和商市的日僑，大約有六千人之衆。

他說：「關北的中國警察因為害怕，已經棄了崗位逃走。所以我要派陸戰隊在今晚十一時開入，維持治安，和保護日僑的生命財產。」

一日二十八日晚，日本海軍陸戰隊果然準時開入了關北，但是他們到了三月初間，方才能占領那地方。在那時候，被飛機大砲，和機關槍等等打死的人，已經有三萬之衆，而財產被焚燬的，又何止幾千萬。

當晚十時半鐘，我把敘述一般情勢的電文，已經起草完竣，拍往紐約。到十一時，把外衣和帽子穿戴齊整，伏在我那公寓的七層樓上餐室的窗口，專等第一聲槍聲的響亮。我的汽車已停在下面道旁，專等我前往任何出事的地點。到十一時另五分正，我聽得第一聲的槍聲，離開我的公寓，只有六所大廈的遠近。

一三八事件發生後，世界各國的名記者，紛紛趕到了遼東，但是其中也有許多的黃色記者在內，他們專門造出許多聳動的消息，使得正確的報道，反受到莫大的影響。

在幾月前在滿洲，也有同樣的情形發生。有些外國記者先生們，安住在瀋陽太和旅館裏，他們是既所經的地方，最遠不過是距離不多門面而瀋陽俱樂部酒吧間，但是他們却造出許多新聞，敘述他們在西北數百里外，在嫩江戰壕裏如何受那零下若干度嚴冷天氣的艱苦。不過那種報道，比較有幾位記者在上海編造的新聞，還要算是準確多多呢。

那些假伴美國的胡謔新聞中，有一條特別令我不能忘却。據那電訊說日本海軍大將鹽澤因爲開北戰事失敗，已於某日下午五時在他的旗艦中板上，切腹自殺了。恰巧那天下午五六時間，我們在鹽澤的旗艦上受他的招待，所以這種謠傳的正確與否，我們更不須費時間去證實了。

在滬戰期中，有兩件事可以把它記下來，這是在我駐華的十年期間，所最不能忘的經驗。

第一件事的發生，是在二月二十九日的拂曉，戰事已經發動了六小時餘。那時我正

在北四川路北端，鄰近開北的地點，距日軍所設的鐵絲網只有半間大廈的遠近。在淒風苦雨的銀色天空中，突然有一架日機，溯着黃浦江隆隆飛來。

在街頭站着的我們一羣中，有臉上現呈驚怖憤恨之色的中國人，有猙獰兇悍的日本人，也有爲好奇心所引而莫明其妙的外國僑民，此外就是三位新聞記者。

我們三人中有一位說，日本飛機要轟炸北站了。

我強調地說：「我不相信，這日機不過是從事偵察罷了。」

這時天色愈見陰沈，那日機飛得很低，輪廓格外看的清楚了。在仍然完全不相信的當中，我看見一件卵形的物事，從機上落下，慢慢的斜落在遠處的屋頂上，這一聲炸彈的響亮，從中國海岸引到了全世界的回響，在這有六十萬居民，毫無國防設備的大城市中，居然遭受空中轟炸的巨劫了！

第二件可記憶的事，發生在三日以後。在戰事發作之前，我曾經約了四位中國朋友在我的公寓裏吃飯，他們全是青年，服務於政府的各機關裏的。

我們正喝完第一道湯，又有一陣隆隆的機聲，從黃浦江下游傳來了，我和大家一言

不發地全奔出餐室，跑上了屋頂。

這次飛來的日機，不像平時只有三四只，它們總共竟多至二十二架，由黃浦江飛經公共租界的上空，其中有幾架，像箭一般地直飛往那毫無防備的閘北。

但是這一次我却不再瞧那轟炸的慘劇了。我乘着我的那四位中國朋友瞧看天空的時候，注視他們面部的表情。

震動，靜默的切齒，看了一次，包管你永久不忘。我凝神注視着中國朋友們眼中所吐的火燄，反覺那與天價的轟炸聲，微弱得不足道了。（國聞週報第十四卷第卅二期）

別動隊來了

張春橋

——一個緊急的報告——

抗戰的鮮明的戰旗，在七，二八被漢奸底血手所造成的風吹得沉落了，沒有再飄動，痛苦地垂着頭……。可是，我們，一切不願作奴隸的人們，要用堅決的鬥爭，把他高高地舉起來，讓他快樂地飄動起來，勝利地飄揚在我們底國土上，飄揚在我們自由的國

十七……

有位漫畫家作過一張畫：希特勒和莫索利尼在檢閱開往西班牙的軍隊；點名了：戈林？到！佛郎哥？到！托羅基？到！……他們全到西班牙去屠殺那些同我們一樣的和平的西班牙人民去了。現在，他們底另一支軍隊就開到中國底四土上來！

他們一方面屠殺，一方面防止我們有計劃的抗戰：前方，屠殺；後方，搗亂！在中國還想法引起我們老百姓跟政府的分裂，地方跟政府的分裂，使我們後方的工作完全無法開展，使我們不能組織自己，訓練自己，在政府底統一指揮抗戰！

上海開北，毀滅過敵人埋葬過敵人，也洒過我們底血的地方，這幾天差不多搬空了，人像瘋狂了一樣，往租界上搬，往鄉下搬，往內地搬！……

× × ×

史庚從開北回來的路上，他想：怎麼回事呢？都搬家，他們搬到那裏去呢？租界就牢靠了嗎？敵人不會跟著你屁屁巴追？還是你跑到帕米爾高原去吧，敵人就不會追過去殺死你嗎？但是，又怎麼能怪他們呢，他們全是愛和平的民眾，他們全是愛自由的百姓

，他們害怕一·二八底炮火，他們不知道「災難」是逃不脫，只有用抗戰來消除的，……但是，那些平常很堅決，懂得這些道理的工友們為什麼也逃到鄉下去了呢？

瞧瞧路上流水一樣搬家的人們他……蹙着眉，苦着脸，騎在車子後面，對於史庚底悶頭理也沒理，往前走了。

回到工房裏，坐着幾個生人，跟大家談話。他愁鬱地躺在牀上，沒跟他們打招呼，反而又是在談回家的事情，聽他幹麼呢，讓他跑吧，再三地說，也不會發什麼效用！

他們待在上海也沒法生活。工廠成百的關了，大家都失業，老婆孩子一大堆，一張嘴一張嘴都在要飯吃，房子呀什麼的樣樣貴，再說，打起來怎麼樣？誰敢担保不打仗？

——大家搗吵着跟洋人幹麼！

留下的是那些堅決的人，像王同興，杜其華，楊卓立，徐覺，都參加過一·二八的好漢，當時失業工人底組織者，領導着他們還記得那些血的經驗，還記得死去的弟兄們底血債只有用血去清算。

史庚底眼前就走去幾個人影，他們強健，美麗，勇敢，「英雄」！

「不過，我們不能讓敵人安穩的在我們後方，」一個聲音傳過來，「我們必須跟政府的主力配合起來，我們要用武力解決敵人，——這是我們民衆底任務，——尤其是我們無產階級的任務！」

聽到最後一句，史庚有些發楞了：這句話很久沒聽到公開的講了。這是個什麼傢伙呢，不談回家，不談釘梢，不談「手沖」，談起任務來了。他不由已地坐起來，兩隻脚伸進鞋裏。靜靜地聽！

那是一個中等身材，一套新藍布工服，臉上黑螞蟻那麼地散佈着些烏子，眼瞼有時候大睜一下，那些黑螞蟻就驚惶地往四外跑，一會就又回到原地方。他講得很帶勁兒，不時地，好像那些螞蟻妨礙他講話似的，用手摸一把臉子。

他講現在政府決心抗戰，上海馬上會有戰爭，工人這時候應當自動組織起來，在戰爭發生的前夜，用一·二八進攻××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的精神，把××在上海的司令部炸毀！

唉，對！爲什麼不把他們殺光呢？

感！

可是，怎麼會有武器呢？……大家想一想：這還愁嗎，敵人手裏的武器就是我們！

「不，我們有辦法！」說着，那位先生摸了一下臉上的黑鬍鬚，「我們可以得到武器」

而且，有很好的武器呢，手榴彈；炸彈都有！

說完，他就談到組織，說現在必須組織一個戰鬥別動隊，來有計劃地進行工作。

對——有計劃！沒計劃怎辦呢，平常看報還要計劃，何況現在是進攻敵人。

大家接過那位先生發下的志願入隊表格，很興奮地填寫起來，臉上，汗粒子一顆顆地往外冒，好像耐不住似的，全蹦出來了。

史庚很遲疑，接過表格來放在膝蓋上。

很多工房裏都有這種東西，很多工友填寫了表格，大家要跳起來了。可以媽媽的有路囉！那些小胆的傢伙知道了，要不後悔得跳井才沒有天理哩。

史庚一直沒填。他記得一位朋友告訴他底話，有些有過「左」的言論去討好工人，使

工人們時的跟他跑的傢伙，全得留心，不注意，就上當！

他不能安心看報，也不能安心讀書，從工房裏跑出來，天氣熱，跑回去按不下心。……躺躺吧，回去。

他底脚一踏進下房，兩個挨得很近的頭分開了，一個頭，就是那位臉上爬滿螞蟻的先生底；一個不認得，他沒注意，躺在牀上，想着這件事情。……去找杜其華，楊亭立他們去談談吧，他們或者知道得多些。當他坐起來的時候，那兩位先生正大聲地談着共舞台預備提前演天刈配。他剛走出工房，裏面的聲音却像一片破布似地輕輕地向下落了。

杜其華一見他就說，這件事情是叫人上當的，就是那位漫畫家所畫的佛郎哥，托羅斯基們幹的，他們一方面散放謠言使落後的工友逃去，一方面使有能力的堅決的人們白白犧牲在敵人底屠殺裏！

『同時』，杜其華高嗓子又壓下去，警告似地說：『他們想用這種手段來破壞我們民族的統一抗敵，使人們說：工人在反動份子鼓動之下騷亂後方——因此，中國不能抗』

戰……他們預備使中國的和平統一，完全破產！抗敵就不用談！」一切都明白了。

史庚很高興自己沒有加入。不然，不是將要白白地犧牲了嗎！可是，這樣對嗎？「我們，要揭破這些民族敵人底陰謀，使他組織不成，但是，如果很多人受他們騙了，我們就只好加入進去，消極地怠工，積極地用他們武器毀滅掉他們……」停了一停，杜其華說：「只有完全開放民衆運動，我們政府事實證明抗戰即將發動，才能使這些傢伙沒法活動。」

「他們還叫別動隊呢！」史庚微笑地說。從窗口射進來的陽光照在他底臉上。

「他媽的！日本帝國主義派來的別動隊！」杜其華笑着說：「好啦，你回去，告訴別人，我也去看看，要是加入的人太多，而且不退出來，就全加入進去幹了他！」

史庚點點頭，跑了，迎着強烈的陽光！（上海立報）

英作家韋爾斯預言中日戰爭

蕭蕭

英國著名作家兼預言家韋爾斯(H. G. Wells)一九三四年他所著的「未來世界」(The World to Come)

e Shapes of Things - to Come) 中，對於中日問題，曾有下列的預言。大意謂因爲英國外部的曖昧態度，日本軍閥遂不顧一切西方列強的批評，大舉進攻中國。在一九三五年時，日本佔領北平及天津，在北平樹立第二個傀儡政府，但是他們對於維持此項佔領深感困難，尤其對於這些中心的西部及南部爲甚。滿洲，內蒙及山西，遍地都是義勇軍，尙未被日本佔領的長江流域，在改組後的國民黨的領導之下，團結愈形堅固，仍在與日本血戰中。無論在滿洲或中國，無論在何地，日本人皆不安全，皆不能安居樂業，強烈的經濟抵制，在各地進行着。在此種抵抗的奮鬥下，中國人民必加愛國，更加仇視日本。

一九三六年日本又在廣州登岸，日本軍隊分佈在滿洲至廣州之間的，總計不下一百五十萬人，但是他們的統治，很難超過他們的槍砲，射程及他們的刺刀光亮所照耀的地方。日本曾兩次大舉轟炸北平，南京，漢口，武昌。中國人民死亡甚多，但這個龐大的軟弱動物的中國，似乎很能忍受有組織國家所不能容忍的損失。

在中國空軍出動之前，無人知道他們的力量。這些飛機都是經由蘇聯自瑞典來的。

但是西方各國幾乎都供給中國戰爭用品。不可勝數的飛機及莫明其來源的炸彈，都出現在天空，在日本海上活動。有三隻日輪在海上被炸沉沒，各種軍火，北面自蘇聯，南面自英法屬地，源源而來。美國對於中國的援助與同情，亦日加明顯。西方各國的情緒，因為不信任日本及不願中國淪於赤化，最初頗為分歧。但在日本逐漸在中國進展之後，英美各國遂不能不傾向中國了。一九三七年澳洲及新錫蘭請求華盛頓政府聯合保障太平洋中的歐化區域。因為日本燃着四烽火，一時西方各國頗有聯合起來之勢，但是歐戰後中歐所遭遇的慘痛，又使他們遲疑起來。

日本在確切征服中國之前，社會經濟頗遭遇重大困難。日本的未嘗周折即佔領北平及中國軍隊之失利，很引起了日本國內的熱烈情緒及無窮希望。有三次戰爭可以勝利的結束，但每次都因為中國的掙扎又行復燃，侵略者不能征服蘇聯，也沒有侵略者可以完全征服中國，每克服一省之後，他省又起來反抗。四川及南方各地，不斷的援助國民黨抵抗日本，最終似乎除非侵略者打到西藏，在中國是沒有和平的。

此日本業已充分感到戰爭的苦痛，農民看着他們的愛子一去不返，以及一般物質的

缺乏，更加重了農村的饑饉。一九三五年日本業已有了停戰運動。各方發生罷工，傷亡甚多。中日戰爭固然將中國的生產力量毀滅了很多，日本國內却也到處發生饑饉恐慌。日本經濟機構業已脫離原始階段，不能忍受這種災難。日本的信用，已經一落千丈，在外国發行公債，簡直無人購買，而戰爭前途則仍不知何時結束。

日本軍人前進過猛，勢難退縮，雖然在他們背後是飽受犧牲的大眾，雖然俄美及歐洲密切注意戰局的發展，但是日本政治領袖仍依照傳統精神，集中力量，召募剩餘的壯丁，進攻中國的腹部，湖北，企圖與中國一個中心的打擊。於是計劃由南京，山東，廣州，再向前進展。在各交通線上，日本軍隊時常遭受襲擊。中國軍隊仍以四川為根據地及西方的同情來與日本決戰。日軍的重砲設備及軍火并不較中國軍隊如何優越。後來日軍終於包圍武昌，但是未能封鎖長江上下游，中日雙方都已感到精疲力竭。一九三八年中日本不斷期待獲得包圍武昌的好消息，但是終歸泡影。新年七月中國瘟疫流行，將侵略者的一切衛生設備擊破了。一九三九年初，日本將軍隊退至南京，可是運輸全被破壞，遍地都是叛變；整個的中國全起來反抗日本了。

日本在中國有三路大軍，統計不下二百萬人，早已達到日本軍方的最高峯。但是只有一百萬人尚適宜於撤退。饑饉的威力遠超過中國的義勇軍便衣隊。疲敝到了極點的本軍隊，沿途都倒斃，縱然中國寬大為懷，給他們地方收容，但是也沒有糧食給他們，所以這些臥倒的日軍，只有任其死亡。剩餘集中到南京的日軍，還不到十萬人，能夠戰勝沿途中國的反抗而返回老家的人數，更爲減少。其餘兩百萬大軍大都浴血而死，殘餘日軍到了南京方才知道日本已與美國開戰了，大阪，名古屋已在共產黨手中。在日軍尚未撤退到南京以前，多數日軍皆行叛變，刺殺長官，與中國共產黨手。……

這段預言載在「未來世界」一書的第一三九頁至一四二頁。所說的事情雖全屬臆造，但這種幻想，現在已有一小部分不幸言中了。（上海大公報）

砲火頌

任鈞

抗戰的砲火是美麗的，

抗戰的砲火是可愛的，

它是全民族心臟的鼓動，

它是全民族如虹的氣息。

它是一江清水——

將洗去六年來積下的恥辱！

它是一柄鐵錘——

將打斷侵略者血污的手足！

抗戰的砲火是美麗的，

抗戰的砲火是可愛的；

它是全民族共通的語言，

它是予打擊者最初的，認真的打擊！（上海立報）

消滅敵人歌

世界沒有任何國家

這樣興奮；

沒有任何軍隊

這樣英勇抗爭。

兵士用槍射殺敵人，

民衆挾着憤怒的吼聲。

收復自己的國土

趕走日本兵！

全民族決心抗戰，

都準備着爲國犧牲！

全民族決心戰鬥

用戰爭去回答戰爭！（上海日報）

慰勞受傷戰士歌

我勇敢的戰士們！

我親愛的戰士們！

你們的鮮血洗淨了我們的恥辱！

洗得我們的顏面煥然一新！

誰還敢拿『必敗』的謠言來吓唬我們？

你們的忠勇，付上了最有力的保證，

你們是中華民族的母親！

你們在把一個新的國家產生——

那新的國家啊：遼闊廣大

沒有殘缺，完完整整！

我們可以在裏面自由生活，

誰也不敢打算來欺凌我們！

那兒那是老遠的夢想，

不——

你們的熱血浮載着我們，

離那兒已經很近。

戰爭吧，「以戰爭去回答戰爭！」

我們以無數之頭顱，

來築起堅強的堡壘；

我們有廣大的人羣，

集起座鋼鐵的陣營。

戰爭吧！舉起所有的武器來戰爭！

爲了我們自己，

還爲了我們的子孫。……

你們此刻掛了彩，躺在這兒，

那是你們已盡了應盡的責任；

但，戰壕是決不會讓它空著的。

你看，立刻就有我們去填進：

我們也會衝鋒

我們也能陷陣……

安息吧，勇士們！

等創口收了，我們再一同去殺敵人。

放心吧，勇士們！

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上海立報）

寶山姚營的報國殉城

大晚報

姚子青將軍所部一營，困守寶山，前日下午尙發出無線電稱，全營將士與敵血戰四十八小時，傷亡甚重，不料這次電訊之後，城中消息杳然。又據另訊，寶山城垣爲敵機敵機集中火力所毀，戰車衝入城中，姚營孤軍抗戰，至死不屈，全營官兵，均報國殉城。

。敵軍日前進犯寶山時，姚營本可安全退出，但彼等拘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的決心，誓死守城，不作生還之想。這一種英勇壯烈的精神，實足以照耀萬邦，垂範千古，爲民族爭光！

靠着武器的精良而作戰，雖勝不足以言勇；明知身陷危境，有逃避之機而守土不却，卒至全軍殉難，無一牛還，雖孤城陷落，仍是壯烈，仍是忠勇！中日戰在上海展開以來，就兵器說，我們早知不如，就形勢說，我方亦多不利，然而血戰二十六日，我方陣線屹然不動。這不動，我們要知道，不是輕易可致的。這中間止不知洒着多少驚心動魄壯烈犧牲的抗戰史料。我們祇知道，羅店之役，獅子林之役，虬江碼頭之役，每一次多是連進屢出，頑強抗拒；又安能想象當這進出之時，我們忠勇的將士是怎樣的前仆後繼，犧牲血肉去跟敵軍肉火相拚呢。據前方某負責將領告本報戰地記者說：敵軍步兵作戰毫無勇氣。雖經大砲飛機轟炸掩護，可是當步兵要衝鋒的時候，稍受傷亡，就紛紛退却。這表示，威武的國軍實不是怯戰敵兵的對手；飛機大砲誠足助威，誠足毀我憑藉，助敵進攻，可是最後的爭奪不能不靠人，白刃肉搏的時候，敵兵還是望風戰慄，如何再

能得什麼驚人的戰果！

寶山姚宮全營報同殉國，可以說我抗戰精神具體化的模範，其英勇壯烈固足震動世界，然而在我抗戰陣營中，我們敢說，仍是一個極平凡的事件。因為，我們確實知道，凡是參加抗戰的將官士兵，沒有一個不抱着殉國死難的決心，沒有一個不以趕到最前線去消滅敵寇為快意。我們跟線作戰的武裝同志談，我們跟後方負傷的武裝同志談，深感他們人人沸騰着殺敵的熱血，沒有人把自己生命安全放在心上，因此，反使我們感覺到姚宮死難的平凡，感覺抗戰部隊的任何一部份祇一遇到姚宮同樣的境遇，如此壯烈犧牲實是富然的結果。中國的抗戰除早已飽和着姚宮死難的精神，姚宮的死難，每使後死者繼起奮發踏着他們的血跡而邁進！（九月九日）

最中國男兒

大公報

我們中華民族活了五千年，我們祖宗在過去的悠長歷史中，胼手胝足，茹苦含辛，闢草萊，征夷狄，拚性命，流血汗，給我們創造了這一個偉大的國家，掙下了這一份

無窮的產業；不想傳到我們手裏，竟已破國亡家，祖業也要蕩然。中國的兒女們——難道我們就看着民族的悠長壽命，國家的光榮歷史都斷送了我們手裏嗎？

近百年來，我們國家的命運一向在困苦顛連之中。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一條條的國恥刀痕都劃在我們臉上，刺在我們的背上，我們早該知道羞恥，早該知道發奮了。我們的目前最大敵人（日本），她由受我們的提携，逐漸的對我們輕侮，欺凌，以至於宰割，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這的不說，就從甲午算起，到現在也已經四十多年。在這四十多年中，朝鮮台灣變成了她的領土，旅順大連也成了她的口中肉。這是甲午一戰的結果。自此以後，她對於我們日削月削，形成一貫的長足侵略，拿去的不算，打在身上的應該知道疼了吧。甲午，庚子，甲辰，她三次在我們的領土內動武；民國四年佔我們的山東，在膠濟路沿線殺死我們無數的同胞；十七年又在濟南兗殺一場。這一貫的兇殺，這一貫的流血，難道我們都不生氣，都不覺疼？直到二十年的九一八，我們竟不抵抗而丟掉東三省，使三千萬同胞作日本的奴隸。自此以往，熱河逃跑，長城灑血，又送了一省半。冀察兩省的主權日漸模糊，我們還得在政府的命令下「賒隣」。這一貫的磨難與恥辱

，我們受夠了，也忍夠了，但是敵人的氣燄愈高，慾望愈奢，終於燃起北方的烽火，由平津燃燒到淞滬以及沿海各省。

這四十多年的歷史，爲什麼寫成這樣？日本的兇暴固是一種理由，而真正的原因却是因爲我們太沒出息。在近百年中，中日兩國同樣的是在外患壓迫中走革新建國的路；可是人家已舉富國強兵之實，我們却困頓沉陷在貧愚弱這三字悲運之中。自己不爭氣，自然招來人家的輕侮，自己不要好，自然造成自己的悲運。我們的祖宗是好祖宗，可惜他們的子孫太沒出息了。誰是我們祖宗的沒出息的子孫？就是現在活着的中國人！我們不用怨天，不用尤人，這滿天大孽都是我們作的。要補過，要贖罪，現在就正是時候！

在最近六年中，我們受着日本的鞭撻，忍着日本的凌辱，已逐漸覺醒，逐漸努力，想在努力自強的路上，渡過國家的危難。但是，敵人不肯給我們這種逐漸努力逐漸自強的機會，她現在已舉起兇刀，想斬斷我們的自強機會，想斬斷我們的國家生命。現在敵人把一個絕大的現實擺在我們面前，就是——前進或生，後退必死。中國的男兒們！現在我們後顧皆是死黑，只有前進的一線光明了！

不錯，我們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但決不愛羔羊受刃式的和平；不錯，我們中華民族是崇尚忍讓的，但決不認忍到無恥的程度。中國的男兒們！祖宗的血液煮沸了我們的心，羞恥的紅暈炙熱了我們的臉！中國男兒正在奮起民族的威力，以殺強敵，以衛國家。在敵人的意料，滿以為不戰而下南口，三小時便佔領淞滬。結果湯恩伯兩師人同他們打出動天地泣鬼神的神壯烈戰績，淞滬健兒血戰一月，使敵人冒絕大的犧牲，付絕大的代價，而仍僥倖於黃浦江邊。杉山說要中國知道日本的不可抗，近衛說要中國很快的屈服；但是現在杉山已不得不考慮『長期戰爭』，近衛也說『對華戰事非本年可了』了。強暴驕誇的敵人已在我中國男兒的面前跌價了！

中國男兒的革勇，中國男兒的志氣，在這次戰役中開始表現了。寶山縣一個孤城，沒有長官的退却令，他們便死守不退，直到城圯無土，全營官兵一致殉國；軍工路一條弱線，在敵人的排砲轟擊之下，他們只有伏死，絕不起逃，直到地翻土赤敵兵跟進之時，他們又都躍深壕奮白刃以殲敵殺賊了！這革勇，這志氣，寒了敵胆，活了國魂！

平津為什麼失守的？是因爲二十九軍的統帥沒有決心。到敵人業已白刃加頸的時候

，還什麼疑贖贖。平綏綏爲什麼崩潰的？是因爲劉汝明的怯懦自私：最初阻攔中央軍入察，致延南口之防，繼又遲攻張北，致誤軍機；最後又不戰而棄張家口，使南口守師變成絕軍，可憐湯恩伯一軍數萬人，於血染山谷之後，竟不得不揮淚痛哭而棄雄關。平津之失，還可說是大勢判斷的錯誤，劉汝明之棄張垣，則殺之亦不足蔽其辜。這兩件痛心事有最可寶貴的教訓，就是：強敵當前，須下決心，不許遲疑；生死決戰，只有向前，不能退後。中國的男兒們！我們要一致接受這沉痛的教訓！迎着敵人的炮火，殺上前去

在小線上的中國男兒們！現在你們正握着爲國効死的光榮幸運，前進吧！前進！死於國事的男兒，政府及國人絕不辜負你們。救死扶傷，是後方正做着的工作；撫養遺族，是政府的責任。你們的父母就是我們的父母，你們的妻兒就是我們的嫂姪。你們更不必憂慮後繼無人。須知現在有成羣成隊的同胞在焦躁，在着急，盼望政府把他們武裝起來，開上前線去，你們現在手中拿着殺敵的武器，身體立在殺敵的前線，這正是許多焦躁着急的同胞們所求之未得的幸運啊！你們要把握住這個幸運，打擊敵人，拯救國家。

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孽子孽孫，我們都應該以孤臣孽子的悲悔，奮起沛沛離離的忠勇

，續祖宗的光榮，贖己身的罪過，造子孫的幸福，奮勇吧！前進吧！目前就是我們血洗河山重光祖業的時候。進！進！進！打！打！打！打！進到我們的失土！打倒我們的敵人！直到打倒日本軍閥之後，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中國兒女，釋槍解刃，大家抱頭痛哭一場。這一哭，要哭盡我們的悲悔，哭盡我們的辛酸，先哭敵人，是我們的沒出息害了他們，再哭自己，是我們不長進，醉生夢死了四十多年，纔欠下這樣一筆血債！債償清了，淚抹乾了，中國的兒女啊！從此我們要長志氣，做好人，給祖宗續光榮，給人類造幸福！

（九月十三日大公報）

新 文 選
第 二 冊

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者 舒沛泉

出版者 前導書局

發行人 曾國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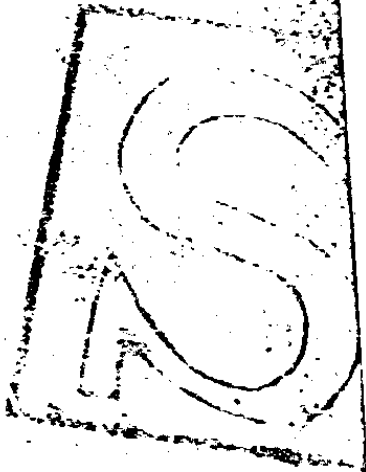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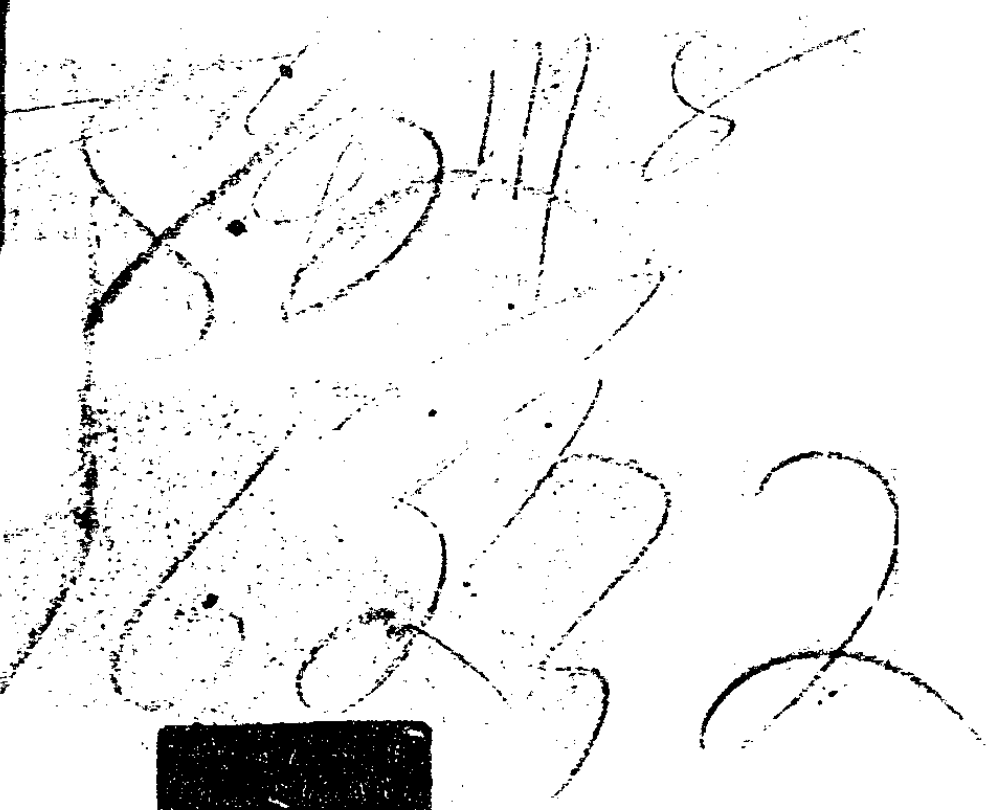
廣西桂林

發行所 前導書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廿六年十月

82
871-232



7540

\$0.25